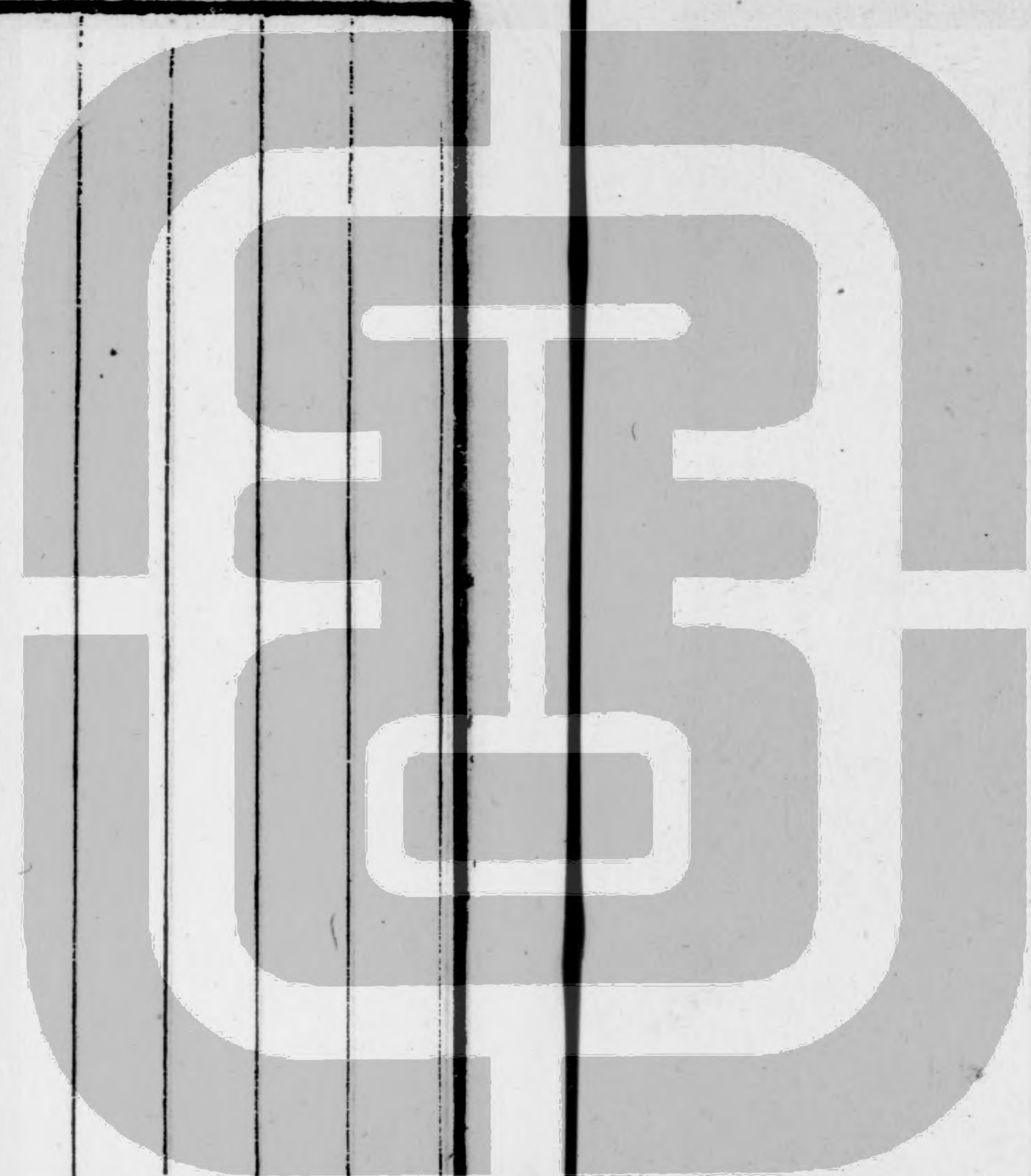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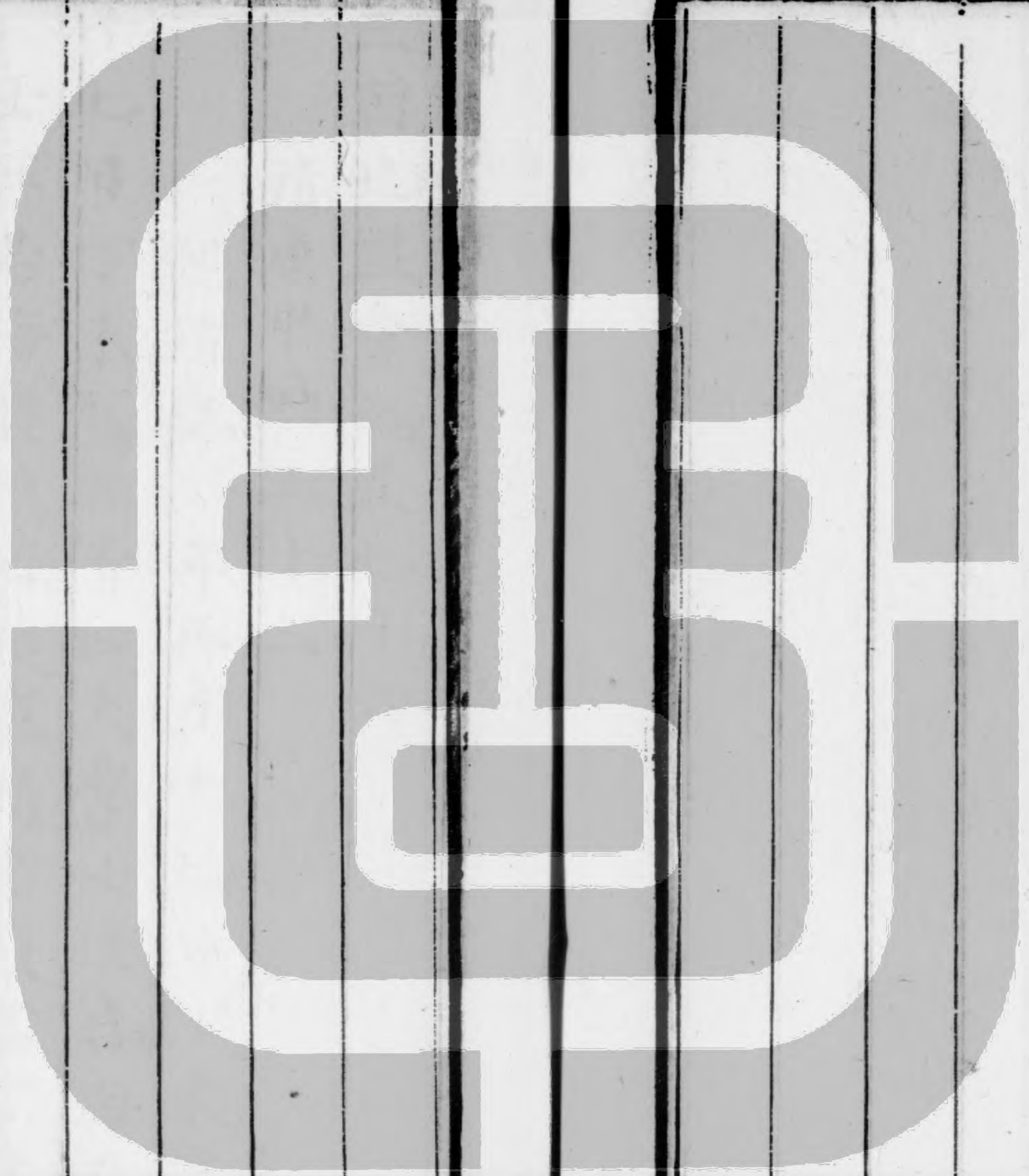


三月廿五日

卷

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六

靖康中帙五十一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丁未盡十八日戊申

十七日丁未駕在青城大學士汪若海上粘罕書 大學

士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素獻書于大金元帥聞之知
天道者可與論安危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天
將有警于宋是興燕雲之役以假手于大金我上皇天
命是畏惕然內禪於是大金及戢干戈乃申盟好我寔
懷惠賂以名都我寡君朝夕恪勤奉以忠信不敢有怠
惟是二三庸臣輕議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
耳目是用再辱軍帥之臨共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
宋有以見元帥之勇料敵无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
之智城邑望降迎刃而解有以見元帥之成功振天下光

臨鄰國有以見元帥之名破人之城而不屠戮其誰不歸仁堅上皇之約成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獲天人之助何謂武不可黷物至則死冬夏是是也智至則危累基是也句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天盡究數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屬暴於橫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為元帥懼也何謂勢不可必今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不能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令必行也因號四方曰爾先叛則令不能必行也何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成帝業是宋不得事大金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為元帥懼也何謂得獲天人之助元帥誠能无驕智勇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肥

仁義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為元帥道也然抑嘗聞之富人之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富人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今某之于大金也相距數萬里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則其跡踈于鄰人之父而元帥左右腹心之臣親于富人之子某乃失歸小說以觸雷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為宋人解倒懸之命而為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當理有遠然何者元帥智勇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効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區區竊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折肝號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為約如此則是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无主則思亂元帥則亂之不恤而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萬殺其民人也順人

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原順人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偻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皇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頌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為諸君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請以兵為喻矢之不可射遠貫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人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主元帥固強也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故此河北之人未敢承命若惠及惟官司之所守其誰敢拒大金之命元帥捨此之圖惟利是要利聲日播而大德日微河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為

輿區茲固不涸之倉不竭之府君鎮撫而有之豈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得河北則不可得矣大金以宋為結歡之本在於禮禮不可無無禮則脫此其所以私憂過計恐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姦雄之心利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豈全在於耀兵而在乎定名分乎夫天下猶一兔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為百名分未定也賣兒於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衆也故名分未定雖以元帥之強未能有河北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檄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內外夷夏不雜居兩國不同治攻之前史可以為証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者耶律有德於石晉而假中國

之力也使耶律不挾以石晉之命則天下安知名分之
 所歸哉故今日為元帥計莫若親宋元帥其無恃甲兵
 之衆而有死宋之心宋雖蕞爾綿地四百州安知元豪
 傑之士起於中哉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豪傑之
 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推明其利害大宋之所以不敵
 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以軍中
 為家以馬上為生以宋自戰其地咸頽其家各有懸繫
 易以奔北是以元帥駟數萬之衆可以得志於中原若
 豪傑並起則中國之人亦以軍為家馬上為生所以蜂
 屯蟻聚各為報國家之難 操戈而逐兇則元帥能
 橫行於中原乎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蓋游擊者易為力
 而坐守者難為功故為元帥計莫若按甲休兵无庸有
 事於民者親宋也宋於顛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

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卒元帥捨萬世之德而起新主
 之讎也其為利害相與萬倍明矣某布衣之士久困大
 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殉盡寡居此圍城中非有
 事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
 地之間人為貴古人斬一木殺一獸猶或不忍况其俱
 謂之人而相為屠戮哉竊為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
 敢獻議於軍前伏惟元帥端一則頽寬文武之怒如或
 不然則願先斬某以徇

大學生徐揆上二酋書取徐揆赴軍前揆抗辨死之 大
 學生徐揆謹再拜獻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
 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
 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今縣陳是貪其富也其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聞也乃復封陳之君子莫不多申叔

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世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殿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兵既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亾而復存之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門議賞犒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喁致望屬車之塵者屢矣生民无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噎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揆竊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數况上皇在御宿奸擅權奢侈無度蠹耗邦財海內蕭然帑藏為之一空此元帥之所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

無不輸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跡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殷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俸祿者類无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効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猶未足償其數也曩者都城失守民無一生之望荷恩前貸寔蒙再造之仁赤子拊心圖報无他况金銀外物豈復有惜乎第恐京邑家藏不足以償拋降之日雖以天子為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為念大兵長驅直擣中原未嘗以屠戮為事所以愛民者至矣今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為也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

可許王曰其君能下民必能信用其民也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春秋美之後世以為美談揆願元帥推惻隱之心有終始之患反其君父捐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得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敢效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冒瀆台嚴不勝恐懼俟命之至是日先傳二首由車駕過上元節回至是日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大學生徐揆致書二首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述執政不許是時書成願達者數人執政既不許獨徐揆往赴南薰門揆誑云獻金銀守門者以聞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論難揆因以抗辨論虜敲殺之餘人皆不達靖康小雅曰君諱揆駕之再幸虜營也被留未

歸城中官吏士民震怖憂擾計無從出君以太學生具書盡陳以為元帥計之善莫若親宋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君不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胡人達書於粘罕翌日虜使人召君出遂留之嗚乎士不能奮節久矣君乃毅然不顧而前視百萬豺虎如醜雞羣飛則非獨君之忠可感動天地而其氣已吞漠北矣由是天下想望風采莫不歎息使君當位則國遽至於此乎詩曰揄揄騰光遂字大陽六龍不翔昧昧八荒公欲挾飛再鹿咸桑怒髮裂皆力鑄暴羗白刃亘野視猶蝟芒凜凜之氣雖死不吐潰散軍人王在祝進以兵攻圍德安府陳規禦退之遺史曰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城受圍也德安府部集

民兵勤王知安陸縣陳規者字元則密州人以明法補官部領而行之至蔡州聞京城失守衆皆不敢進窺虜甚衆潰亂而散歸乃安集抚存之慙衆而退既到德安則知府通判曹職官皆以挈家棄城而遁規方入城有潰兵祝進來犯其境百姓請規權知府事規從之乃以寄居官及進士權作通判以下官遂遣方手張立率民兵禦進卻之人心稍固是時城壁圯壞跬步可踰而又壕塹埋沒略無險阻寇至居人大恐規隨宜措置相視城面向上如斧刃不可立人規下令從上向裏削去其半及三尺而止人始得立坐作有餘外存其半倚以蔽身補苴罅漏植木編竹橫門扉於其上代女牆以扞矢石而施守具焉羣賊王在先破隨州虜隨州官吏來寇德安壬寅晚遣二人持檄要開門延納規留書放回癸

卯早游騎至城下在與祝進合軍光焰脇人乙巳擁衆臨城先施弓弩持鎗牌攻城北城東規乃遣人出縱火佛舍與民居焚燒殆盡恐藏賊賊又以砲石擣車之屬進攻城東自早攻至起更次日在復以衆數千人擁隨州官屬近城東門云統制來要議事規在門上呼之曰何因至此乃云京城以為金人所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然猶未知其實規語在皆說辭說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退去自是黨忠亦復時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后為將官自此調五縣夫築城壘

開封府榜駕前傳報元帥留上赴擊球會且候天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集是夜曹門外金人下城討虜又有縱火燒五嶽觀者

十八日戊申駕在青城金人根括尤急親王帝姬等則由道君聖旨拘收兩府執政并開封府提事使臣則由御史臺內侍官并三省察院職級等則由開封府京城四壁搔騷不安金帛之輸日用萬人肩摩轂擊皆差卿監於南薰門外交納物來冗併至有留三日而得交者虜遣皇族郎君日在門下布大楸于前羅列兵刃凌奪官吏有秘書省官姓藍以微故輒杖三十大理卿尉遲紹光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意拽至庭下批頰數千或以腦射建茶等物遺之僅獲免房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前左右傳聽郎君指揮兇離良久寔不曉一語其後但聞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此莫感動之虜終不息自帝蒙塵以來雪雨不止物價日翔米斗一千二百麥斗一千驢肉一觔

一千五百羊肉一觔四千猪肉一斤三千

小民於池中取魚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猶犬幾盡游手凍餓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籍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接駕父老迎候者日以數千萬計各持手爐羅列於南薰門或相與集大街謹呼曰百姓忍惡艱虞至此吾民自當之願天相我國家且還乘輿言已再拜至于燃頂煉臂剖心鏢口者后妃百官豪胥吏于里閭僧臺縵闕迎緇流以祈禱諸倉糶米凶肆差官吏給

然終不能及衆宣和錄曰駕前傳到聖旨為天陰打球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銀矣或疑虜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欲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隔日氛露四塞至此日未收輦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大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大元帥府黃潛善請貽書折金人耿南仲難之 中興日
歷曰黃潛善與副摠管楊惟忠領兵既至元帥府軍聲
益振潛善獻說於王曰待登城不下之詔幾旬矣虜訖
不退城中沉然不知動息且師直為壯曲為老何不與
辨曲直大王何不貽書二太子道靖康初入虜寨結盟
事又昨渡河本緣和好虜遽深入不相值上迫父兄之
被圍下迫軍民之鼓勇遂建大帥以援王城若會合天
下之兵以曲直為勝負事未可知會捧登城不下之詔
不敢進今踰時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
金之不遷恐久不能制鼓勇而進害兩國和義之大傷
登城不下之恩豈不重哉耿南仲難之曰夷狄恃強暴
無理義甚明何足與口舌爭曲直且虜求大王急自曹
輔之歸彼方以不見大王為恨得此言知大王駐東平

求太上及皇帝手書迫切之言速大王歸則大王歸乎
不歸乎歸則有不測之禍不歸又重違二皇帝之詔且
大王仁孝得二帝手書必泣涕而歸而一行士吏多東
京人久客思家必勸大王歸內則蹈不測之禍外則天
下勤王之兵无所統一凡招來巨賊倚大王鎮武不生
亂大王歸必自亂外亂則夷狄得併力於內矣不如勸
大王養威望于外使虜人不測此上策也潛善又曰不
可今大王貽書恐知所在此說是也門下侍郎何不貽
書二太子乎門下侍郎貽書則曰以師傳舊僚出申和
好聞金人深入便宜起兵其他如前之說且效孫仲謀
遺曹公書春水方生公宜速去今虜人喜寒而畏暖書
宜曰天時向溫公宜速去南人喜暖而惡寒兵益得利
一旦大進有不利大國南仲又難之曰此皆口打賊非

論實也若虜人回書約日索戰度吾兵之勢力衆寡可
戰否不戰則屈矣戰則勝負未可知也故前說以為不
如養威望復虜人莫測潛善二說不行怏怏乞進兵戍
曹州以張渙高公輔王善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
張宗王澈董議等諸軍皆聽節制後北道總管趙野宣
撫使范訥副元帥宗澤與北守權邦彥發運使翁彥圖
判官向子諲等論偶與潛善意相似子諲遣使臣柳圭
書遺虜人其文云會合勤王兵馬大畧如潛善之說虜
人以毫采等州守禦所兩大帥牒來約日索戰語不遜
諸人不敢答且留柳圭別遣小使臣持書云刻日待報
潛善聞之始愧前日之非

大元帥府以楊維忠為都統制辛彥宗為先鋒統制張換
以二千五百人高公輔以二千五百人前去興仁府王澈

將安肅軍二千人前去單州駐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七十六

功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七

靖康中帙五十二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己酉盡二十六日丙辰

十九日己酉駕在青城開封府榜不得擅打軍器 準樞
密院劄子訪聞舊城裏外諸坊巷居民等近來往往撰
造語言唱說事端聚衆以防護為名於爐頭打造刀器
慮恐引惹生事却致驚擾深屬不便劄送開封府疾速
出榜曉諭約束施行右出榜朱雀門曉示并鉄爐戶自
今不得依前亂有打造如違収捉赴官重作斷遣
二十日庚戌駕在青城風雨益甚開封府榜云駕前傳聖
旨只候天晴打球大會了便回內仰軍民知悉 是日寺
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坊巷各請僧道作道場自諸王宗
室執政侍從及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

宣德門羅列道場僧道作緣事至南薰門不絕香滿天街潛泳洋溢忠信之士燃項煉臂鎖口跪于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拜跪哭泣者無數

二十一日辛亥駕在青城榜不得生事 是日駕未有回期京城流言頗洶懼諸城夜有金人下城虜掠者亦為百姓掩殺甚多榜云軍民近有以穢水代酒沽與在城金人博易幾致生事自今敢以諸雜博易者並行軍法二十二日壬子駕在青城御批付徐秉哲打球畢便還金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盡絕

開封府捕斬百姓李寶等一十七人籤首令衆 四壁軍民見聖駕未回上下疑懼妄造言語傳播不一有乞請軍器以備緩急者官司不許往往結集私造復慮其生事乃捕造語言鼓衆者一十七人戮于市李寶其首也

寶善角觝都人號為小閼索各以長鎗籤其首令彈壓往來四壁令衆

吳草請至軍前計議不報 上在虜塞未回吳草請於樞密孫傳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曰計安出曰草所論者三一軍駕還內二虜人歸國三草死遂留草劄子繳奏言草有兩朝萬世又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之不報

二十三日癸丑駕在青城。又御批付徐秉哲御批曰朕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憚勞凡有所須卿等且竭力應副四壁又置場買銀以鈺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

開封府榜令元開質庫者仍舊開庫 官司慮細民轉易不行也乃揭榜曉示令在京開質庫者須管仍舊開庫

三朝北野會編 卷八十一 二 藝志
如不開詳人告賞錢五十貫自城陷之初質庫皆閉至是亦無遵從者

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 圍城日久餓死者相屬於道 監國皇太子令旨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每人粟不過五升薪不過五斤以市價比之十分之一二故赴場糶買者士庶相雜

集英殿修撰陝西五路經略使知永興軍范致虛率兵勤王至陝州屯潼關 封民編年曰先是范致虛在長安措置兵馬守禦丙午年秋河東汾潞石隄而南皆無故致虛作守河計以河東置諸度外河西汾流堡壘相望招募諸色人借補官資僧道扶持淋如趙宗印張孝慶等皆補幕屬統制官者莫知其數或獻守河之具設砲棚千斤確鹿角胃索如兒戲者甚多致虛素不曉邊防兵

卒事往往取陳獻者利便按文設之軍民與州縣不勝其擾又撰散金歌教子房散楚歌使人刊板於金人寨榜及張掛州縣其言云丙午新回丁未初金人渾似水中魚魚潛水底時時狂魚處梁原自喪軀北人意似南方馬赤羊金兔金自叔若向南朝金殺金金龍活也今秋滅人那是南朝民食祿南朝終為君失意暫時辭漢主彷徨不忍痛思親又嘗以詩與運使桑景詢云參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清宇宙滅妖塵寒威頓卻胡雛惧炎運方隆廟略神已見旄頭墜天外乞身當喜及今春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落髮為僧作萬花長老遭亂欲避地因過河中府題詩于佛刹曰七十勞生西復東鄉閔在望念飄蓬大遼半歲九分盡全晉一年千里空周召已亡無善政

蔡童雖死有餘風華陰乞食高山去岩谷幽尋四老翁
安撫使席益見之遣人追回與語大奇之薦與致虛致
虛謬不知兵見宗印談兵口辨以為奇士乃令還俗用
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節制參議奇兵車正
以統制王偉王萬李道峯宋戡等並聽節制宗印請築
長城起潼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
為是築城及肩應命而已宗印以僧為一軍謂之尊勝
隊以童行為一軍謂之靜勝隊而河東僧行多竄名軍
中亦有補官者致虛會五路兵欲勤王赴援京師屯軍
華陰有京城東壁統制韋知幾者破城時得出奔遇致
虛杜常夏倣告以京城陷常倣以知幾見致虛致虛謂
常倣搖惑軍情乃曰京城豈有可陷之理因問知幾本
是勤王兵不曾到京城而兵以潰但聞京城守禦如故

致虛以知幾告諭于諸軍以明京城守禦平安執杜常
夏倣曰向來使杜常勤王之師應援京城遂聽潰兵虛
言中途而反夏倣保護陵原不能守爾等二人更相唱
和縱兵剽掠虜婦人輒敢入關脫回京城失守臣子
聞之即當奔之共死爭忍觀望奔潰所過殘毀理合誅
滅免爾家小遂腰斬二人於帳前號令榜其犯由兵將
聞之莫不驚竦軍民大振有自京城奔走至者言京城
已陷軍心皆不安致虛與宗印議進兵致虛由陸路先
令宗印以舟師趨西京正月致虛中軍至陝州先是金
人犯京師即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兵故兵不得進前
諸軍日金與金人接戰攻奪潼關自正月至是凡十餘
戰方得潼關士卒死傷甚衆宗印至三門集津亦累獲
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別置使節次發兵軍容整肅

出潼關 唐重家集曰先是宣和七年知永興軍帥臣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連不進公時知同州三移書責之第一書曰伏見金人猖夏都城戒嚴百五十餘日矣臣子區區憂國之心以日為歲當食而歎中夜而起痛哭流涕無所容身憤懣之氣填塞胃次慙愚妄發不識忌諱殫千一之慮冒再三之責誠不忍籍口結舌碌碌自於衆人以負國士之知且失王臣之節用是剖心而重有陳焉自敢威以來屢陳因使遣使之說欲知朝廷旨意窺測虜人情狀據險屯兵以圖失計議論迂濶文字曖昧不能激發機慮遂致兵家之奇計流為書生之常談其不才不敏之罪也痛其咎悔夫復何言今若懲前言之不伸視後患而不自言是負知己也是負國家也是欺天也今日之事可為朝廷慮者三可為關中

慮者五鞏洛榛梗畿甸駸騷和議之謀既乖迫脇之勢愈甚君父宵旰之憂誰與戡難宗社盤石之基誰與圖存此可為朝廷慮者一也都城之中兵民無慮數百萬圍閉日久廩日致薪人既難倉誰有閉志此可為朝廷慮者二也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者不足恃而所以為根本者莫能固矣此可為朝廷慮者三也十日遮場之潰方且招集十四日尹陽之北相繼奔逃誅之則不可勝誅招之則未必為用不招又忍聚而為寇此可為關中慮者一也潼關之險雖謹誰何而禁谷亦可方軌黃河之津雖有守禦而蓋田自可越關其他諸谷已為通道此可為關中慮者二也諸司錢糧剗刷殆盡庫藏為之一空頻年調發殆無虛日民力為之困弊培而取之則為國歛怨取之有限則必乏軍興此可為關中慮者三

也兵之馳逐恃馬以為命兵之驍銳恃器甲以為衛此日大軍繼潰馬之失者十凡五六器甲之失者十凡八九一旦選獷騎則馬不適用治堅甲利兵則器不適用以此禦敵安能為哉此可為關中慮者四也陝西五路控制西夏以扞關中比聞夏人投掠鄰延近界攻圍環慶諸塞為金人鷹犬之用使中國有腹背之患此可為關中慮者五也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脫關中有警則所以為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矣經略左丞忠義一節勤勞百為所以為國家計者至矣盡矣然軍中之事誰為諮謀戲下之將誰可倚仗今且竭心思苦筋骸朝夕從事於帷幄之間恐有所困人有所不及慮而變有不可勝應矣自古戡大難定大事者必有同心戮力之人相與扶持乃能有濟

莫若合諸使者及總管帥臣相與訂議以圖土策檄蜀帥及川陝西路使者輸財用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庶幾可圖再造之基贊中興之業孰不聞風而悅心慕義而影從者哉况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遭此多難乃臣子見危致命之時必有慷慨陳義以徇國家之急者要恃我公為主盟而某辱知遇之厚屢陳瞽言比論守要害以防不虞治後軍以張聲勢已蒙施行是終不以其愚而拒絕之也某敢不竭其愚以贊經綸之萬一乎盡言以招過某不敢避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非公其孰能當之不宣第二書疊辱鈞誨謹當佩服河右之舉僕蒲中定日前詣次輒有愚見事關國體冒昧言之今者勤王之師欲回再舉已失機宜和戎之議專使薦至共聞詔音藩臣固不事便文

有司豈可以抗命况親屈帝尊就見二酋有宗社再安
生靈全活恩德深厚之語其論議已定矣若舉忿兵臨
勅敵未為萬全之策深慮京師以孤城開關延敵二聖
鑿與不驚九廟筍簏不移好俟退師再圖基業亦若抗
和議之使必欲鏖戰虜若悔盟肆其毒心別生奸計則
上害宗社下害都人其禍豈小哉鈞意若以此詔為非
真即當遣使奏稟若是詔書豈可不承前日殺包修武
今殺董宣贊非獨不受命併與使者而戮之此陝之封
人大誤國事不可不治也前嘗懇懇上以為疑自合奏
稟以審朝廷的音因而窺測慮情不虞再三之瀆疊貢
千一之慮政恐傷害生人廢格詔命老師養寇為患滋
深今一舉而戮二使則招禍甚矣自城下興師以來將
帥無謀屢戰屢北誤國至此慟哭流涕不忍言之然強

聒不已者非惑於流言而為喋喋也誠恐抗詔出師結
怨連禍以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為今之計以勁兵守
穀函之險遣使稟朝廷之命具治殺使人之罪以伐虜
人之謀堅壁休兵徐為之計捨此不圖其禍有不可勝
言矣幕中固多英才戰下必有良將誰肯為此言者某
愚慙狗國不識忌諱其言不利於今不驗於後惟望左
丞大資審聽而深思之古人有云以國士待我我以國
士待之某敢行焉第三書竊惟經略左丞先生統師入
援之安社稷忠義之心天寔臨之然公路將兵臨敵潰
散聞之痛心繼以流涕尋遣人招集逐旋發遣日夜深
思恐虜人棄間別肆奸計累具劄子申陳防守利便已
蒙施行強聒不已齊沐裁書具呈可為朝廷慮者三為
關中慮者五欲走人費于鈞座然心之精誠事之機密

口不能宣書不能盡繕寫緘封未敢遣行下脫五行所不
 為送白馬寺造車蓋欲輦載而歸又聞四月初盡過河
 清於今月十三日宵遁歸州具言事狀以此參驗言具
 不誣但孳虜肥順迫脇求城下之盟必貪厚賂要重質
 而歸今雖有渡河之期須以勁騎殿後未審諸路之師
 如何進發間進入援最為上策前嘗具陳未審鈞旆戒
 行入援遂勤王否前此遣發勤王兵馬及糾合入援之
 意須先遣人具奏庶幾朝廷知忠盡之意如洛陽使若
 已具稟或留或遣更乞審處其餘非紙筆所能究者託
 張倅面覆此某區區欲報知己之意非敢誕謾也欺世
 也亦非矯激以自欺也伏乞察胷中之誠而深亮之
 二十四日甲寅駕在青城借支軍人月糧米
 大元帥府以知濱州董誼知棣州趙某各統本部兵駐劄

單州 武經大夫知濱州董誼自將二千人到襲慶府朝
 散大夫知棣州趙某自將二千人到東河縣大元帥命
 往單州駐劄

二十五日乙卯駕在青州城大雪極寒 圍城中多雪多
 寒識者以為陰殺之氣而然也

金人求索諸色人 金人求索御前祗候方脉醫人教坊
 樂人內侍官四十五人露臺祗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貫
 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家舞
 及內人侍上即位後皆散出民間令開封府勒牙人婆
 媒人追尋又要御前後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
 內司軍器監工匠廣固搭材兵三千餘人做腰帶帽子
 打造金銀繫筆和墨彫刻圖畫工匠三百餘家雜劇說
 話弄影戲小說嘌唱美傀儡打筋斗彈箏琵琶吹笙等

藝人一百五十餘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開封府軍人
 爭持文牒亂取人口攘奪財物自城中發赴軍前者皆
 先破碎其家計然後扶老携幼竭室以行親戚故舊涕
 泣叙離別相送而去哭泣之聲徧於里巷如此者日夜
 不絕

二十六日丙辰駕在青城何臬自軍前回傳話入城糴米
 以濟百姓 何臬自軍前回傳話云朕見兩元帥議事事
 畢還內天寒民困無煩於雪中候駕以受凍餒已令廣
 置場糴米賣柴以濟飢貧朕負百姓出涕無後百姓聞
 之無不感泣頒詔之後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
 寺置四場糴米許人糴三升每升六十二文民姑蘇矣
 然官司措置少法強者受利而少民患少乃榜絕軍人
 不得入場男女分日由是稍鈞

金人來索什物儀仗等 宣和錄曰自帝蒙塵虜人館于

齋宮夜擊柝環巡二酋既不許見日遣蕭慶湏索城中
 物脅帝傳旨取之從正月初十日以后節次取皇帝南
 郊法駕之屬是日尚書省奉軍前聖旨令取五輅副輅
 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后諸王以下
 車輅薄儀仗百官車輅儀仗納器法物禮經禮圖大學
 軒架舞樂舜文二琴女媧笙孔子冠圖識竹簡古畫教
 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圖閏月體式八寶九
 鼎元玉鎮圭大器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
 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
 圖四京圖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宋人文集陰
 陽鑿卜之書內元白元祐諸諸科鑿二百七十人教坊
 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刷絳書針課

命卜筮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固諸司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日下津般赴南薰門朝天門交割不得住滯又取內人街坊女子弟重人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祇候凡千餘人自選端麗者府尹悉捕倡優內夫人等莫知其數押赴教坊錄釋開封府尹四壁官主之俟採擇里巷為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徑取以往告報

開封府捉事

小大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戶之家充其婢妾者至開封府皆蓬頭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覲得免而開封府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插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歔隕涕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內侍承宣使鄧珪傳宣河北為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

屬及官吏士人內侍僧道瞽卜千餘人并珍寶雜色藥材等皆以萬數祕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京師蓄儲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色萬餘頂他皆稱是又取書錄及所藏古器文書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防樂工數百人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印板校書郎劉才邵傳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書印板并館中圖籍往營中交割鴻臚寺丞趙子砥燕雲錄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具盡為攘奪燕人乃說粘罕曰今日破國而掠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譏于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斤是時子砥為寺丞使之管押隨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八

靖康中帙五十三

起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丁巳盡二月六日丙寅

二十七日丁巳駕在青城詔尋康王所在 中書舍人張徽齋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初宗澤領兵駐于開德府揚聲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乃以人馬裹送中書舍人張徽齋上蠟封詔召王還京師於城下叫問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駐去處金人與徽乃回金人取索香藥并諸色物 宣和錄曰金人來取內香藥庫市易務藥物生熟藥太醫院及諸處營造彩色樂工部頭司天臺陰陽官象牙犀角三千株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大晟樂工三十六人

二十八日戊午駕在青城雪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接駕是日告報百官并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候充塞道路已而殊不聞耗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官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聞者莫不垂淚

大元帥府駐劄兵禦退金人 京東轉運判官閻丘陞召募勤王兵三千人赴大元帥府前屯濮州虜騎至濮州陞禦之又虜騎至曹州黃潛善兵禦退之范訥趙野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畧以百騎分三隊道與虜人三四戰獲數級奪馬三足以獻二十九日己未駕在青城金人來索諸人物 金人又來索尚方藥餌以至樽罍籩豆微至奕棊博戲之具無不征索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人心扼腕殊不安帖留守

司奉聖旨令多差人般擊所頒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又取應拜郊合用儀仗祭器朝服法物并應于御前大輦內臣諸局待詔守禦染行戶少府監將作監文思院等處人匠秘書省車輅院官自二十五日搜索夫人倡優等銓擇又征求及戚里家女使等不可計數車輓運送者已盡肩輿以充貨輜之家盡取無遺被選出城者號慟而去親戚有泣別于門者又押內官二十八人百伎工藝等千餘人赴軍中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民情極皇皇迫于凍餒又多剝剝者

差董道權司業監起書籍等差兵八千人運赴軍前三十日庚申駕在青城官吏士庶雲集候駕金人又索諸人物是日又取畫匠百人醫官二百人諸般百戲一百

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馬打球弟子七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內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學士院待詔五人築球供奉五人金銀匠八十人吏人五十人八作務五十人後苑作五十人司天臺官吏五十人弟子簾前小唱二十人雜戲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金輅御輦法物駕儀仗駕頭皇后玉車宰相弟子弟車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衣服玉馬玉鞍御塵拂子御馬二十匹珊瑚鞭兩條御前法物儀仗內家樂女樂大晟樂器鈞容班一百人拜樂器內官脚色國子監書庫官太常寺官吏秘書省書庫官後苑作官吏五寺三監大夫合臺官吏左司吏部官吏鴻臚寺司官吏大醫局官吏市易司官吏大內圖夏國圖天下州府尚書省圖百王寶錄宮圖相國

寺圖五岳觀圖神霄宮圖天寧寺圖本朝開立登寶位赦書舊本夏國奏舉書本紅牋紙銅古器二萬五千鍾百擔米五百碩大牛車一千油單一千涼傘一千大醫局靈寶丹二萬八千七百帖 封氏編年曰是日解內夫人及藏里女使亦未已午刻方以車載數百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駕於南薰門內而女使輦車上斥罵大呼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俛首緘默而已 二月一日辛酉朔駕在青城糴禪積家米徹高侏楊戩等第宅賣以濟細民 先是籍禪積家贖約白米二千碩豆粟亦如之至是委官發糴以濟小民又毀拆高侏楊戩第宅出賣柴薪 二月壬戌駕在青城金人拜取索諸人物 是日來取索

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工伎伶人內官等家屬開封府追捕極峻穿繫以大繩交及防送出門如傳送逆黨號呼不絕于道榜云奉駕傳指揮多差人津送大金所須應于物色盡絕聖駕方回

三日癸亥駕在青城監國出令增置糴米場數十所金人取絲一千萬斤河北剋絲六千八百疋

四日甲子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 汴都記曰先是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十之一表段十之二惟絹有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有隱蔽同受軍法二月四日奉聖旨根括金銀應副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却有取過軍前內官藍訴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再有人在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致元帥怪怒差人賫鋤鑿入城斫取內侍鄧珪及教坊人所

害金銀於是開封府出榜再行根括

五日乙丑駕在青城大學生黃時偁上粘罕書 書曰竊

聞之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夫樂倚勢而憎鯁切取謏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稱准右寒生家習儒業老父蒙每訓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因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嘗敢以片辭辨是非方今國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為宋氏之臣不當以狂斐之辭干冒元帥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外光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偁竊聞我宋自崇寧以來奸臣誤國竊弄威柄者有之妨公害私者有之大啟倖門沮遏言路而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躬痛責斷自宸衷乃傳大

寶今聖皇帝即位未久適丁國難然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帥斂城不下蓋以此也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止為催責金銀衣段有云所須之外亦不必取是知元帥行仁義之兵也此者聖駕躬詣轅門議加徽號幾一月遲留未歸詔旨雖曰軍前迎待禮數優異保無地虞奈何居民朝夕思念燃頂凍臂延頸踈踵以望御車之塵元帥豈不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乎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泰酌以情雖不足以損萬一而方冊所載自昔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証以國 似非初意愚竊惑之念我國家曩者傷才害民之事構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須索將謂此等悉皆國害堅欲為我痛鋤其根株

耶亦驅挈歸境以為侍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兵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侈奢又曰為彫文刻鏤技巧舉飾而傷農事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章熟思正論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奸復被隆寵是猶未莠相雜而耕未耘膏盲之疾而醫未悟則將日漬月浸習以成風不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稱惰不知書愚不練事事雖切其意甚忠事雖小所繫甚大方議修書鋪陳所見未及形言衆乃自禍嗚呼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蠹巨惡難逃覆載中矣且如內侍監訴醫官周道隆為平昔倖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前日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反與間諜稱有金銀在家窖藏遂煩元帥怪問考斯人用心則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請論

之昨明降聖旨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雖盡力不可惜人情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有要者盡取于是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為禁物稍有隙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蠶其所有願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髮膚不惜凡為臣子當體國愛君足而以上盡令送納據訴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至冒典憲埋害金銀慳吝悞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私寶論當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竊恐逐人作緣有司根取犒賞因被囚禁挾此為仇要意生事罪尤不可赦也愚謂斯人正當擾攘之際猶敢懷奸罔上取佞一時異日為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主術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擴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諛言以玷天德將藍訴等乞賜行遣狗首京城以掃蕩宿孽又少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全兩國之好以悉生靈之心請我鑿輿早還禁御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不違命垂之靖史傳為盛事豈不韙哉

二酋請車駕打球會 宣和錄曰是日二酋傳令請皇帝打球會上在青城齋官乘馬至球場二帥令悉屏騎從止何桌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向粘罕西面東向酒七行幹離不繡衣打球為樂以獻上曰今日得見盛禮豈敢重勞元帥幹離不打球罷就令諸番打球復酒二行上起身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駐望欲乞早歸粘罕云待那里去上失色更不復言罷歸

幹離不與上同上馬送出至行宮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上至幕群臣迎拜上悵然不怡何臬色甚憂問吳玠等策將安出蓋幹離不策馬送上已有天命之言故也竟夕憂惶不知所至聞軍前以擊球車駕有還期都人秋悅未至未時傳言駕回接者幾千萬皆不能行晚云未日入城開封府榜再根括除從官以上及合赴常朝外應有馬匹並限初七日盡數赴軍前交納

六日丙寅駕在青城金人變議遣內翰吳玠學士莫儔賚文字至南薰門接駕至未時番人擲斷南薰門踏道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傑入城撫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悞是日孝傑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未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晚金人遣內翰吳玠莫儔持金

人文字入城孫傳等數人讀罷號絕欲死聞初五日之擊球也國相就賓執禮甚恭每上語則起身側聽答軍畢復坐而二太子馳擊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曰欲入城國相者盛額不怡既退二太子退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曉虜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憂沮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為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衆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至初六日拂旦來請上即趨駕扈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矣也才出門忽有徹黃屋者衆方驚愕至門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各官于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讀詔訖數金酋擁上乘馬而去繼引宰執從官跪聽

衆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掌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 偽楚錄曰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士莫儔持書入城書曰大金元帥府前以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人而宋人恃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迹變渝彌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併力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况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王師舉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來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兒女及親屬王公之屬出城因勾集耆長

僧道軍民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遺道德隆茂勲業者蓋素為衆所推服長于治民者雖有衆善有一於此亦令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侯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賚勅極列左副元帥押譜版勅極列都元帥在闕拜儔又出上軍前批付留守孫傳云今月六日大金詔以屢失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已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故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為百姓之幸非細今因元帥差人賚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然早請上皇已下舉族出城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

無物蘊分妄為禍亂速招連累 中興遺史曰初城陷之始上出郊粘罕索上具降表遣人馳往其國至是復回持到金國詔書讀畢粘罕令吳玠莫儔傳金國回文入城唯用事孫傳王時雍徐秉哲范瓊輩知之仍共相密議發遣龍德寧德兩宮及后妃親王駙馬之屬未敢使軍民通知於是閭巷皆喧言消息不好而已

李若水抗論罵賊 是日讀詔罷粘罕使蕭慶脫御服若水向前抱持上令不可脫云這賊亂做此是大朝真天子你狗輩不得無禮左手抱上右手指粘罕罵之被數番人打破口面流血扯過一邊見上脫了御服即時氣絕倒地少頃人各散去若水亦稍甦有數十金人甲兵守之傳國相令云須管好李侍郎存在有謝能寧者若水虞候也時在側遂令寧扶若水到青城在掖門側廊

屋內將理

司馬朴移書二首責以大義 先是朝廷凡遣使造虜壁多不得見二酋或踞坐帳中使甲士執引使者趨拜庭下司馬朴之使也問其族曰先祖大丞相光曰賢者之後稍加禮再往返召對宣德門除兵部侍郎城未陷時被拘留是日朴以金人變議移書二首責以大義二首雖不聽然重之孫覲辭免制狀曰二月五日起擊毬之集比還似不恬何稟亦有憂色六日淵聖復遣臣抵孫傳命臣坐賜食且曰卿與朕同艱難之苦無憚行朕不忘卿也臣頓首曰主憂臣辱何憚一行既出行怪聖語遣勞如此莫測其故比出館忽遇鉄騎數隊分立泰裡門外見之大驚行次籍田復為數騎所遮留止牆隅間而內使全淵亦來徐見三百餘騎自南北至田所一夫

舉鞭招之而身在中矣未幾鄭寬之梁平王孝竭王宗
沔自城中來亦留不遣薄暮使人傳國相令召臣等入
青城伺候內使東門一胡出小紙傳喚梁平王孝竭王
宗沔全淵四人姓名與俱入留臣寬之待門外良久四
人者出臣挽孝竭等問知其故驚悸失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九

靖康中帙五十四

起靖康三年二月六日丙寅盡十一日辛未

大元帥府擺布勤王人馬 丙寅契勘金人劄塞京城下
直北連珠劄至衛南縣東至東明縣西至胙城縣籬落
牢固無隙可乘幕奉王旨宜分遣人馬於曹濮間一帶
州郡縣鎮再整投擺布對塞相望審勢進發今將大元
帥府五軍駐劄東平府及分遣諸處擺布下項大元帥
府五軍永平府駐劄先鋒辛彥宗五千人前軍都超二
千五百人左軍張瓊二千五百人中軍張俊二千人趙
俊二千五百人右軍苗傳二千五百人後軍花實二千
五百人以上總制一萬九千五百人馬軍在內總號四
萬人以楊惟忠都統計駐劄開德府人馬副元帥宗澤

下陳淬統磁州二千人洺州一千人尚功緒二千人常景二千人王孝忠一千人權邦彥一千人孔彥威一萬人以上總制一萬九千人馬軍在內號三萬八千人以陳淬統制並聽宗澤節制開德府守禦人兵不在數孔彥威一萬人初五日議定起發駐劄濮州人馬閻邱陞三千人姚鵬二千人孫振二千人以上總制七千人馬軍在內號一萬四千人並聽副元帥附近節制濮州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興仁府人馬黃潛善一萬三千人張換二千五百人高公翰二千五百人王善一千人以上總制一萬九千人馬軍在內總號四萬二千人以張換總制並聽黃潛善節制興仁府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廣濟軍人馬丁順三千人孟世寧二千人溫宗建一千人李大鈞一千人張榮一千人以上總計八千人馬

軍在內總號一萬五千人以丁順總制並聽黃潛善節制廣濟軍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單州人馬王澈二千人董誼二千人缺姓二千人以上總計六千人馬軍在內總號一萬二千人以上並聽黃潛善附近節制單州守禦人兵不在數內駐劄栢林鎮人馬劉浩二千人白安民一千人總計三千人馬軍在內總號六千人右通計八萬一千五百人馬軍在內通號十六萬七千人

七日丁卯同知樞密院孫傳文武僧道耆老等畫一狀赴軍前 偽楚錄曰孫傳第一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仆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才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昧悲痛

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一嗣君即位以來日修德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呵蓋緣親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以盡行竄責兼檢會上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取事端並行處斬了當如此顯是嗣君悔悞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宜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來令旨別擇賢人以王茲土許汴都人民

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恤之至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閭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各以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班師之後退守偏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孫傳第二狀孫傳等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願選擇賢人立為藩屏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上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聽信奸臣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

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國相元帥太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復立社稷容少退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于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願立上皇之子乞于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王王妃公主駙馬都慰等出宮幸青城膚寨 宣和錄曰黎明遣孫傳王儒弼內侍李石用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軍皇帝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請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檐由南薰門出至午燕王越王出百姓稍知其事於內前權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為首者一人斬之內出初上皇遲疑未欲

出徐秉將以兵衛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各仰知悉 幼老春秋曰初六日吳玠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孫傳王時雍徐秉哲等謂之曰軍前有指揮如上皇以下申時不出即縱兵四面入來殺人與時雍等經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逼之上皇涕淚橫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自宮門至南薰門百姓擁遏填滿御街無不墮淚者至南薰門下立轎移時門啟有鉄騎在甕城中裹簇而出百姓望之皆慟哭遺史曰金人變議之後觀吳玠莫儔道粘罕之語及出城稍遲恐致貽金人之怒縱兵入城虜其室家乃以好言誘勸上皇如期出郊雖市井皆不及知可謂專為私謀不顧君父矣嗚呼任事大臣不能靖國家之亂及禍

亂以熾又不執主辱臣死之節乃甘心以君父分付與敵人之手尚可以履戴天地而施面目見人乎后妃諸王以下次第出城乳媪婢使多步行百姓見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意不樂生西角樓下有百姓二人欲邀上皇不及俄見燕王行馬二百姓邀之曰大王家的親人都去奈何一城生靈不如留一人以存國祚王泣曰大金要我教我奈何二百姓曰百姓們與大王一處死復如何京城四壁都彈壓使范瓊令擒二百姓斬之迨晚有榜云留守司奉監國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上皇領宮嬪等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內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恟懼各持兵巡防巷官司彈壓四壁至夜深亦不敢息留守司急召百官議事時已二鼓盡矣靖康後錄曰上皇蒙塵于虜營上皇初亦艱難不欲便出王

時雍徐秉哲以言恐逼遂出城聞者皆憤恨留守臣奉監國太子令旨今來車駕出郊兩月未還上皇親詣大金軍前見二元帥求車駕還內曉示軍民各令知悉衛士歸傳上皇初到青城與粘罕及阿里不坐於端城殿上皇東向粘罕南向阿里不西向上皇王音甚厲稱汝先皇帝有大造于宋反是我有大造于汝也若大遼伐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興師吾傳位與嗣君遂割城犒軍汝等乃還今興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記誓書否汝自不知乃蕭慶王芮等教汝等為之可呼蕭慶等來與我面證吾不畏一死二酋皆無言蕭慶等亦皆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上扶上皇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聽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稟苦諫乃止要盟錄曰是日太上皇后鄆王王夫

人朱氏三男六宗姬蕭王王夫人任氏二男二宗姬景
 王王夫人田氏濟王王夫人曹氏康王王夫人邢氏莘
 王王夫人嚴氏徐王王夫人王氏沂王和王信王未出
 閣則安康王權建安郡王侯嘉國公椅瀛國公挺昌國
 公柄温國公棟儀國公桐韓國公相出降帝姬則曹寅
 嘉德帝姬向子房成德帝姬田丕洵德帝姬劉文彥顯
 德帝姬未出降則華福惠福令福純福寧福永福六帝
 姬妃嬪則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王婉容閻婉容任婉
 容王婕妤小王婕妤崔美人五王宮則燕王德越王侯
 只王必和義郡王偉永寧郡王儀獨留皇后皇太子主
 國百姓見之始知有廢立之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意
 不聊生市井小人相視變色上皇平時好玩珍寶有司
 及軍前莫能知也內侍梁平王仍輩曲奉金人指所在

而取之真珠水晶簾綉珠翠步障紅牙火匱龍麝沉香
 樂器犀玉雕縷屏榻古書珍珠畫絡繹於路又取皇帝
 殿白玉之寶十四承休延萬意永無極一也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二也天子之寶三也天子行璽四也天子信
 璽五也皇帝之寶六也皇帝行寶七也皇帝信寶八也
 御書之寶九也御書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
 膺天命之寶十二也宣和御筆之寶十三也又皇帝恭
 命于天既壽永昌所謂秦璽者也金寶九御前之寶一
 宣和殿寶之二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寶四天下合
 同之寶五又御前之寶六御前錫賜之寶七書詔之寶
 八皇帝欽崇國祝之寶九銀印一書內有出納之印皇
 后殿金一皇后之寶太子殿金一皇太子寶太子妃金

一皇太子妃印

八日戊辰吳玠莫儔自軍前賈文字前來催推戴狀 孫傳第三狀翰林承旨前指揮擇立賢人事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悉皆碌碌無聞之徒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閒亦非聞望素著人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是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則非本國臣民所敢議乞自元帥府擇推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皇惧之至元帥府看詳孫傳狀將相多是罪廢散亡之

徒臣僚類皆碌碌無聞之輩若舉于草澤之間孰敢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如或必元帥府推擇緣在軍前者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委果有可舉者否若有可舉請其姓名見示亦與依應唯不許何臬李若水預此議或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名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

在京士民郭鐸等具狀議諸人列名申告軍前 要盟錄曰鐸等伏聞欲令選擇賢人以主此土鐸等聞命震驚罔知攸措竊惟元帥擁吊民活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陷京城歛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

之兵未易過也念今上自處東宮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悅服止緣踐位之初未執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致獲罪於大金皇帝然念上雖失其信于天下萬姓各無過失士民歸嚮久矣今若遽見棄絕別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民心皇皇無所統一奸雄借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主此土世修享貢以報鴻恩則今上感戴之誠何時而敢忘也如元帥必欲以失信為罪即監國嗣子實惟其人他人俱不足當此如或未可即肅王景王溫溥忠義俱有賢德國人共知選擇者以承嗣位人心嚮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今若別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不免再

軫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復墜塗炭鐸等情動于中義不可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俟命之至

監國揭榜 是日京城四壁坊巷軍民皆詢詢不定監國有榜曰訪聞小民多持兵器往來街市仰安業如故依前持兵器者並決配

又申諭云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內仰民安業不得妄造語言誑惑眾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防者如故

九日己巳文武百官孫傳等又狀申軍前 孫傳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右傳等竊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投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

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寔難于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又狀右傳等除已與百姓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未盡之意不敢自嘿今更慮死瀝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申臣子之情必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來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况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旨 遺史曰是時在京

士庶雖見上皇以下六宮后妃親王駙馬出郊留守司及開封府猶密其事市井間皆未知端的然其事漸彰人情方憂懼是日也宣德門前揭示黃榜脩坐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傳等應報文狀民間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惧隕越無不皆悔不令上皇東巡上遷都也留守司慮恐軍民作亂乃令京城四壁都彈壓范瓊撫諭軍民軍民感泣不已瓊大呼曰自家慙只是少箇主人東也是吃飯西也是吃飯譬如宮裏長行健兒姓張底來管着是張司空姓李底來管着是李司空汝軍民百姓各各歸業照管老小軍民聞之皆氣銷而去然罵瓊不絕聲

十日庚午孫傳張叔夜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責狀於門乞繳申中軍 孫傳第五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

孫傳等右前已累申元帥府乞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國吊伐之義傳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吳玠莫儔賈到元帥府劄子曰吳承旨回得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柒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昨有文字唯貴道德不在名位高卑本欲道軍民者老既乞行府推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恐在京目下為首勾當官員必是可舉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御狀申如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如此度不見舉薦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又大金元帥有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

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道錄曰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狀文嚴加懲戒訖慮在京人猶以投狀為辭別致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賈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吳玠莫儔持文字來云粘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士庶傳聞回語相與號泣

十一日辛未百官等以議狀申軍前乞立張邦昌偽楚錄曰留守司勾集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眾曰今日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見在軍前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

以塞命想二帥意必有所屬議定拜傳復以議狀往
孫傳第六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準元帥府指揮
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
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英豪
特起有大材畧因而霸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來本
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駕下註誤
趙氏以至今日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以
土地俾備藩屏必為百姓忿嫉立致變亂上負選建之
意然傳等奉元師之令備到詔書嚴切舉國惶恐非敢
違拒實以在內官員委無其人伏望元帥恩慈體念乞
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懋為
天命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者是日
孫傳張叔夜不簽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

靖康中帙五十五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一日辛未盡十三日癸酉

十一日辛未皇后太子出詣軍前 宣和錄曰是日金人取皇后太子甚急午間皇后太子出門車凡十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于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隕絕于地至南薰門大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中有一人大哭擗踊于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淚盡無能哭者時已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虜酋在門下者迫行范瓊先以危言警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出都人憤疾又曰先是正月上再幸虜寨以孫傳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及軍前索太上傳知必來索皇后太子傳欲留東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

子于民間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二人擊殺并戮之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屍并宦者屍送入胡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殺其為亂者苟已欲身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一日無當之者傳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且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吾太子大傳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吾當從太子行求見首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衆偉其言時方在皇城司俟太子同出傳之子因來省傳傳叱之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傳之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付次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傳從朱后太子至

南薰門求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惟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為出耶傳曰主上出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為速白元帥胡人許為稟傳是夜宿門下不動黎明胡人開門以粘罕命名傳入三十日并家屬取去 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悲痛不已已入內白留守孫傳曰上皇業已出城乞力留皇后皇太子庚午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回願殿下堅壁以固國本孫傳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一內臣貌類太子虜人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邀留不可則墮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救飢乏為名招忠義勇智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車中潰圍出不從皇后及皇太子遂行先是燕王越王出門有百姓攔截稱國中無主欲留之

不令去為范瓊所戮是日瓊恐百姓喧亂乃領兵往來
 內前告諭百姓曰趙氏以失國軍前見議別立異姓今
 晚皇后及皇太子盡出不得邀阻迨晚皇后及皇太子
 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送于道大學諸生亦哭送于
 門太子傳令到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時宮嬪輩有徒
 步隨車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復隨行士庶旁觀心肝
 隕潰

十二日壬申粘罕取孫傳張叔夜赴軍前 遺史曰張叔
 夜赴軍前見粘罕粘罕名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
 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繁盛豈可與孫傳同死邪可供
 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
 異姓追之數四終不從惟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吳玠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 是日晚玠儔以二首文字

來留守司曉示榜今月十二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
 來賚到大金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勾集在內大小官員
 不限已未共并僧道耆老軍民等更乞說諭商議共並
 舉張邦昌即便速完各于本御親書具名背後下押字
 仍于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
 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若別舉
 賢人者亦不許阻敢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
 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
 在京宮觀及僧道耆老軍民班限十三日絕早竝赴宣
 德門集議內省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
 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晚示各
 令知委

十三日癸酉開封府榜准留守司劄子勾集文武官員僧

道軍民並赴宣德門集議 開封府榜留守司劄子今
月十二日晚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回傳二元帥台旨
令留守開封尹連夜勾集文武官員雖致仕在京及宮
觀人僧道耆老軍民於今月十三日卯時並赴宣德集
議竊慮混雜無以分別劄付本府將文武百官及致仕
在告宮觀人並分撥赴秘書省僧道赴宣德門外西闕
亭軍員赴大成府集議不官稍闕須至指揮右出榜宣
德門張掛各令知委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朵樓軍
員赴大成府集議推戴張邦昌事百官各趨赴既畢集
仰即閉秘書省門外環以兵弓令連御舉薦張邦昌間
有先預知其意不赴議所者王時雍又令范瓊把省門
以舉薦張邦昌事說諭軍民等于內前府吏臺吏奮呼
令速具名御推戴異議者押赴軍前而軍民耆老僧老

回顧無言唯唯而退獨大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意殆
不然瓊恐軍民視効乃高聲折衆曰當今為忠不可只
可為孝遂令同人歸學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
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紙十幅令書職姓名而退狀
詞祕之不以示衆薄暮拜傳繳狀以出左司員外郎宋
齊愈書張邦昌字以示衆 遺史曰金人意欲立張邦
昌令吳玠莫儔賫文字入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等共
議別立異姓以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
臺集百官於秘書省聚議文臣承武郎武臣承信郎以
上悉赴議乃集議于皇城司王雍時等以下皆在已寫
推舉狀草但空姓名未填衆皆議未敢發左司員外郎
宋齊愈自外至問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玠來密
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未填姓名齊愈因記金

人先有文字云請舉軍前南官謂是邦昌無疑矣乃取
筆書張邦昌三字將示時雍曰是又示衆議官皆無語
乃于寫下文字出城而去 朝野僉言曰金人榜云右
孫傳芳舉前太宰張邦昌狀在前疾勾集在京大小職
官軍民僧道等竝與秘書省集議舉張邦昌即便書御
位姓名押字仍于年月日紙縫用官印限不過此月十
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不許引惹趙氏若別異議具
狀敢逗留不赴議者當按軍法一時百官觀是榜無不
泣涕 御史中丞秦檜獨狀繳申論列謂邦昌輔相無
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
願乞押赴軍前面論檜狀曰右檜竊緣自祖父以來七
世事宋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
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

必欲滅宋而易姓檜當盡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
且明兩朝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
餘載功德基緒比隆漢唐實異西晉項綠奸臣渝盟結
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使生靈被害京城失守
嗣君皇上致躬出郊求和于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
布聞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輿服
御之所用割交兩河之地恭為之臣今乃變易前議自
欺斯盟致二主銜冤廟社將傾為臣子之義安忍畏死
而不論哉且宋之于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百里覆載
之內疆域為大子孫繁衍克捋四海德澤加于百姓前
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烏可以一城而決廢
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而光武乃興東漢絕于曹氏而
劉備據蜀唐為朱溫篡奪而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

而繼之蓋繼世之後德澤在人者深其基廣業巨勢雖
陵遲四海英雄必起天下之士不敢窺其位所謂基廣
則難傾根大則難拔此之謂也西晉武帝因宣景之權
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
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猶賴王真溫嶠
輩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于西京石晉欺天罔民交割
外邦以篡其主其于得天下也得以契丹失之亦契丹
况小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于黎庶
特取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
丹之所為能滅晉也宋之有天下九世有德比隆漢唐
寔異西晉大金廢立之議可不明天地之意以攷古今
之迹哉竊觀大金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
臣畫籌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假手大金

以報其怨耳曾不知滅大遼者大金大宋共為之也大
宋既滅大金得不防閑其人乎項上皇誤聽奸臣因李
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
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豈可勝言哉為計議者
必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患
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
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
忘徒使宋之宗屬賢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
則兩河之民異日撫定之後亦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
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
定三關為晉報恨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
復仇哉雖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
捐軀命為元帥言廢立之議以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

帥不恤群議深思國計以辨之于朝若用諛言以矜己之功能非特傷敵國之義亦貽患于異日矣又禡莫大于滅人之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項童貫蔡攸貪土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為貫攸之計者當持國計以從其請乃欲邀功業以兼人之地遂貽患于主而宗社陷危今雖然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為國計亦為失矣貫攸之計可不鑒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慙懷而挫於李矩數千人之衆苻堅以百萬之師餽於淝水之孤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原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

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軍練將帥未得其人也自中國地中甲兵之威四鄰無有將相英雄世不乏材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國能必其勝哉且易世興王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代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邦昌者在上皇朝專事燕游不務規諫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雄必盡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祚不足為大金屏翰矣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攷古

今深鑒斯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復實大金萬世之利也不任皇懼懇告之至謹具狀申自餘百官所議其略云奉大金皇帝詔旨二元帥令旨欲以宰張邦昌為主某等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如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一

靖康中帙五十六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甲戌盡二十一日辛巳

十四日甲戌吳玠莫儔齋到軍前牒據文武百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許冊立為皇帝請牒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金人取親王帝姬駙馬及南班官親屬遺史曰先是金人破真定府得走承馬受內侍鄧述者太上倖臣也置在軍前至是粘罕幹離不懷廢立之意先令鄧述將大上兒女供具其數又嘗取內侍四十五人至軍前問其人管甚職事問畢却遣回一半別換魯官宮閤者時留守司大臣不疑其故以謂要管宮閤之人是金國欲効之後吳玠持廢立文字要太上諸王以下孫傳意欲藏匿吳

行持文以示乃鄧述與管宮閣內侍先已具其數已各書姓名以示之傳乃吞聲而盡發焉又金人于宗正黃一本少卿取玉牒簿去指名要南班宗室先自二王宮濮王宮以近屬官事高者先取宗室逃竄於細民家藏匿徐秉哲為金人所逼押文引令諸使臣收捉使臣利於得財凡所藏匿必捉得之獲免者十有一二其文引云或於南薰門蕭太師處交割或于順天門耶律大夫處交割皆用使牒押字或謂徐秉哲為人之臣忽押牒取國之宗屬以贈仇讎其貪生忘國之恩有如此者開封府提事使臣竇鑿曰我生為大宋之臣豈忍以大宋宗族交送與虜人乎遂自縊死十五日乙亥金人取御史中丞秦檜赴軍前以廢立異議故取之

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 王紹表先叙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元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于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于周王又叙邦昌云惟大冢宰相公識探天人學貫今古內外之聲久著天人之意允洽應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至盛之功可治國事以主斯民

吳革置賑救所謀起兵以救駕 皇后皇太子既出城吳革謂二帝與天眷皆遭敵人拘留為人臣者何用為人乃於啟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不啻萬人陰以軍法部勒以吳銖左時朱夢說張知彰馬猷可吳忠徐偉參謀議偉又率兩學進士崔鼎臣周虎臣等八十餘人應募革因檄偉總轄士人是時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將帥駐軍山東偉獻言於革密遣薛安裴

進新立等數輩懷蠟彈由間道告急于元帥府乃約在外將相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圍還二帝保全宗社草從之

孔彥威斬常謹獻首于大元帥府以常謹官職差遣授彥威承信郎孔彥威為常謹下提轄衛兵乙丑彥威詣帥密告常謹自受帥府劄子授武翼大夫閣門贊舍人合依王旨取便路往栢林鎮駐劄謹乃離朝城縣即往鄆城縣住泊十日不動忽一日席地置酒請彥威及近上使臣十人數盃後謹說做官不自由不快活只欲落草去取快活如何衆不應謹說待別商量即散去次日差彥威前去山口路欲望襲慶府去作過彥威馳一日一夜走投帥府告首王問何以驗實彥威曰謹見差使臣五人齎金銀在此召募帥府軍兵兼謹已移寨出鄆

城北住泊虜掠鄉村王遣人密伺察果獲五人又發探報察謹動息悉如彥威所告王命即以常謹所帶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并統制本路下人兵便許彥威令自斬謹首級及撫安軍衆榜示以行彥威馳歸見謹給以回自山口次日謹與所虜婦人雜馬馳驟彥威馳馬及謹挾謹下馬騎捺在地數謹罪懷中出撫定榜示以狗衆衆皆曰可斬遂斬謹撫定其衆取謹首馳詣帥府乙亥以獻王喜犒勞彥威許奏官職辛巳奏擬彥威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統制本領下人馬一萬人令去開德府城下駐劄聽宗澤節制

十六日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傳同開府封府徐秉哲治事時方議立張邦昌未定京師事務金人主之百官凡有一事即取稟軍前至是金人令曹少監郭少傳

同徐秉哲治事軍前指揮令百官依舊入局治事軍糧依舊支散

金人取宮禁庫藏珍玩諸物 金人盡取內藏元豐大觀庫簿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 僉言曰大上平時好玩珍寶雖有司與宰相不能知之內侍王仍等曲奉粘罕說其物指其所在而取之 金人取太學博士十人太學生堪為師法者三十人 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謹聘前來 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倏忽有應募願行者大抵多四川人及兩河人兩河人思得假便移鄉四川人皆為利往也官司人給三百千俾治裝三十人者欣欣然應聘初 金人圍城太學生汪若海等勸人納資財賞軍上在軍前董時升勸人納金人徐揆投書于二酋乞免金銀上

久不歸汪若海說二酋乞復齎輿人皆稱大學忠義之士至是城中乏糧困匱金人時有洗城之語又疑金人不去欲斃在京之民者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願歸金國者百餘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狀者一百人皆過元數其鄉貫多係四川兩浙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為妻要取詣軍前后金人覺其無能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委無材能不足以為師法復欲入學司業博士集眾夏楚而屏之士之苟賤無守有如此者 遺錄曰金人初取太學正錄三十人為北方師資令國子監各給三十貫發遣正錄皆懼乃私誘學中素無廉恥者以充數即日出城其齋糧並無至賊所恣斃之至中路皆裸體逃歸賊亦繼而不追

十八日戊寅大元帥府再行下諸處勤王進發 遣史曰
幕府奉大元帥康王指揮京城全無消息吾寢食不遑
可再呈檄書行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九日十一
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節次劄下興仁府黃待制駐
劄開德府宗元帥節制諸頭項人馬及劄下南京宣總
兩司互為應援及一面關牒陝西京西江淮勤王師帥
去訖外今再起勘探報大金歸期全未見的確京城信
息不通據探報或云繫橋或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
之虜至今不下大寨或有小寨未起傍列四處劫虜至
吾民般運糧斛或稱候麥苗長大可以餵牛馬方可北
歸是未有去計諱和之說實歎我天下之師觀其形勢
慮包詭謀今仰見在開德府駐劄副元帥宗修撰興仁
府駐劄節制黃待制各更切加意召募信寔人前去硬

探如見得委有姦計尚或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仰
審觀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統制官兵剋日進
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通協令去仍切持重明遠斥
堠毋致反落姦便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啓敗盟之釁
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黃待制舉
帥之日先告諭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逐
處城上城分先已擺布若軍若民之和兵不得一例起
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及令逐處守臣各應副隨軍糧
食五七日并後來不住相繼應副仍各申隨處所屬轉
運使不啻少有關誤并仰南京宣總兩司照會與宗元
帥黃待制一依今來指揮各精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
寨約日於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及仰一面備坐今
來指揮行下陝西京西江淮等路勤王領兵去處約日

催發會合仍具逐項職位姓名及劄下河北運判願大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州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副錢糧不啻少有關誤并小貼子兼契南京開德府與仁府等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即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竊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昨朝廷遣使賫詔傳諭雖知金人已再請和無復虜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歸阻隔道路朝廷命令不通臣子之心寢食不遑遑今來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已謹信請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節制黃待制副元帥宗修撰宣撫使范丕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考國發運向直閣子諲發運方徽猷孟卿

進南東路提刑汪郎中師中知揚州許龍學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陝西五路經制錢侍郎蓋知淮寧府趙待制子崧各竊親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日之間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願効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紬繹方畧合謀解難速行條具申

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金人來索詳通經教德行僧開封府即令拘諸院禪僧等每院不下十餘人解赴金國軍前復有退令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待遇頗厚諸寨請輪齋 殆無虛日

二十日庚辰康王發東平府先是帥府排日劄下諸處勤王師帥約與會合幕府聚議宜進寨濟州剋擇官王

府選定用庚辰進發是日起發東平府先是軍前人情
 隨府諸色等人惟思家喜于南去河北諸郡勤王兵懼
 戰鬥欲北歸至是北兵見帥府趨濟州多不欲南于是
 五更於北門及縣前兩處放火欲駭亂軍衆張浚收撲
 滅之姦謀不行晚宿中都

金人移文再根括金銀 是時被發遣出城者足相躡於
 道途金人見其隨行籠內有金銀粘罕大怒斥責根括
 官吏以為皆已盡絕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邪故移
 文再行根括督責益峻急既而揭榜曉諭委曲四壁官
 根括如初民情自是殆無生意自月初發遣宗室宮嬪
 輩至今兩旬未猶盡號呼之聲道途不絕
 二十一日辛巳粘罕喚吏部侍郎李若水等議立異姓事
 若水罵賊同王履死之 靖康忠愍曲周李公事亦曰

公姓李氏諱若水字清卿始名若水洛州曲周縣人曾
 祖宏故任莫州錄事參軍贈太子太傅祖庠故任鄭州
 管城縣主簿贈太子太傅恂故任開德府議曹椽贈少
 傅世業儒仕州縣著清白聲公自幼學業工于屬文政
 和八年嘉王榜勅賜同舍出身初任迪功郎大名府元
 城縣尉時河朔盜賊起以捕獲功改承仕郎復以功賞
 轉宣教郎授平陽府司錄宣和六年春試學官有司愛
 其文典雅近古擢為第一除濟南府府學教授先是左
 司員外郎高景雲嘗見其詩奇之遂力荐于朝除太學
 博士時文格彫弊獨以古文倡之從者甚衆七年春李
 公邦彥起復少年當蔡京致仕其子條用事李公欲託
 病求去公素蒙見知乃上劄子言大臣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安可假病默口而退當抗論上前以盡大臣去

就之義無使天下有伴食之譏李公頗不悅繼以非舊
窠闕減遂不復除用嘗以啓上李公末云願積訛之云
久宜致理之尤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繇而
民力猶困邊陲初定當求守禦之方賊勢稍衰可懈防
開之策權貴抑之而益廣仕流濫矣而莫懲凡茲十數
之大功未覩軒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
賢博采寸長用裨遠見未幾金寇犯邊果如所料靖康
元年夏再除太學博士待闕間差權太常博士累轉朝
奉郎時開府議同三司簡國公高侏薨皇帝合推服哀
承太常寺告報輪當贊遵入劄子言侏敗壞軍政致金
寇長驅罪與童貫等當退褫官秩示不終赦不宜辱舉
挂之禮數日未報復入劄子備論其事朝廷從之即除
太常博士八月朝廷欲遣使金國以祖賦贖三鎮令從

侍臺諫各舉三人公兩預其薦召上殿賜令名除秘書
省著作佐郎借秘書少監奉使大金山西軍前到大原
見國相粘罕時大原真定已陷租賦不能贖三鎮途中
嘗有詩呈副使王坦翁曰平生忠義定何人数月相從
笑語真未信功名孤壯志不妨詩酒寄閑身此來飽看
千巖委歸去懸知兩鬢新就使牧羊吾不恨漢旄零落
雪花春又曰舊時持漢節愧前人聞許傳來苦不真至
五鼓促回千里夢一官妨盡百年身閑山吐月程仁遠
詩界凌秋句句新孤館可能忘客恨脫巾聊進一盃春
十一月十一日還朝十三日聞虜騎已南有旨令同王
雲寺再議除侍從公辭乃已十五日知樞密院事馮澥
使粘罕借公徽猷閣學士副之是夜到中牟守河濱兵
作過或云已有虜騎渡河甚駭謀取旨改路馮澥問當

如何公曰守邊防河諸把隘將士皆望風逃避奉使者
又如此朝廷將何所賴以某處之唯有死而已令云敢
回者行軍法衆遂定路中日一奏乞京城設備至懷州
界逢金人大軍館伴劉思蕭慶云已遣使汴京請畫河
為界三鎮更不須理會隨大軍至西京界聞門下侍郎
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使交割河北河東地界
閏十一月三日到京城外拘留冲虛觀嘗賦詩以見志
曰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
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生甘與衆人
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班班滿客衣虜人獨遣馮澥
同蕭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欲議盟誓不從又遣蕭慶
入城請與上皇相見又不從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兩
樞密兩都王分使軍前議不粘罕攻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二

靖康中帙五十七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盡其日

至城破次日館伴來相見說景王請命書上猶有御寶
料城中未甚亂國相教徽猷來欲令入城遂於城破處
見粘罕幹離不云可令何相公來議事國書中亦說此
意入見奏之當日何稟出次日又遣濟王中書侍郎陳
過庭出何稟回陳二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欲代之先遣
使懇告次日出幸虜營留三日而還後除禮部尚書力
辭上曰徽猷閣學士自與尚書同班卿可受之復以借
官辭不已改除吏部侍郎命兼權開封尹辭之降御筆
云卿始終為國兼尹不須辭免二年正月九日軍前遣
使將國書來說農務將興及徽號事須當面議請皇帝

出郊遂降詔次日出至二月六日金人變議公母夫人張氏聞之慟曰吾子平日剛直死難決矣自後不通消息當月二十一日權府曹呂齊在朱雀門見取過軍前醫官能調入城取物說某備合處在國相位廊下屢見喚李侍郎來理會事早來又見問何唯你堅不欲立異姓李侍郎道上皇悔過避位主上孝慈勤儉無有過行國相云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豈不是過李侍郎道若以失信為過國相亦有失信處乃歷數之某忘記其語又云你却要金帛子女止是一大賊耳你滅亡決不久相國大怒令推出處置二十四日隨行虞候謝寧入城般取家小說某已收在監軍處打傘前此常隨定侍郎初六日時先收了金國詔書粘罕令蕭太師脫御服侍郎向前抱持皇帝令不得脫被十餘番人拽一邊

叫道此大朝真天子你殺狗輩不得無禮又番被人打口面見脫了御服即時氣絕於地謝寧不敢喚少時却蘇衆已分散只有十數甲兵守之傳國相指揮須管要李侍郎存在遂令謝寧扶到青城左掖門側廊屋內住每日供三番飲食侍郎絕不能喫似中暑底後蕭太師三次來到云事已如此你休執迷從長處行恐壞性命不是你好人我不來勸你又云你前日罵詈國相國相亦不見過你若順從他時與你好官做侍郎只道天無二日某無二主謝寧曾勸道侍郎父母年高兄弟又多若稍順他恐可得回侍郎叱云古時有忠底人如今無你理會不得十六日國相來喚理會事了却放回二十一日又喚去理會事甚多時臨後只見侍郎罵詈國相令推出處置又回面叫罵不可聽遂和謝寧縛了到南

郊側近顧謝寧云我為國家合死枉帶累你監軍道待
與你放了你回頭來也未猶罵詈不止遂害之及脫被
害去處其後來亦不敢回去埋藏至四月四日金寇已
退家人出城尋認依謝寧所言去處得之暴露四十餘
日肌肉不變時年三十五初金人出勝關下求立異姓
云軍前南官亦當舉唯不許何棗李某預此議及軍前
取家屬兄若虛到南薰門親見番官數人共歎其忠且
言我滅大遼死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
後自京師奔大元帥府尚書者數十人皆言為社稷死
者唯李若水一人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尚書右丞呂好
問又上劄子乞優加褒贈建炎元年五月九日奉聖旨
特贈觀文殿學士與子孫恩澤五人賜其家銀絹五百
匹兩後因臣寮劄子乞賜美謚當年六月九日奉聖旨

可特謚續准告謚忠愍建炎三年七月召見若虛上殿
上正色曰圍城中士大夫止有李若水紹興四年正月
內明州見武節郎新鎮江府焦山巡檢張珍說圍城中
作行門第二次從出郊親見當日粘罕在殿上高尚書
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侍即向前云陛下不可脫這
賊亂做也立於淵聖皇帝後左手掩抱淵聖皇帝右手
指而罵之某等出門外不見後面事紹興八年夏金國
使人烏陵思謀對接伴稱公忠義且問子弟幾人今在
某處仕官紹興九年春又蒙朝廷給還致仕遺表恩澤
三人建炎二年秋家屬流寓揚州遂橐葬公于蜀岡紹
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遷葬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
鄉卜村南黃龍塢少傅公塋之左勅賜墳寺額曰褒忠
永慶禪院賢士大夫作哀挽者百餘人公娶劉氏趙氏

並贈碩人三子曰浩早亡曰溥曰浚孫四人楷札檉相繼以二子郊恩累贈公左宣奉大夫公所著詩文經兵火多散失又文集十卷其行狀墓誌神道碑皆未就故實紀其事迹又逸事曰謝寧云二月二十一日在南郊側近監軍問侍郎云你回頭來也未侍郎厲聲罵詈不止遂被監軍打破脣齒侍郎神色不動噴血奮罵愈切監軍以及裂頤斷舌廼置於死已又肆慘酷至於身首異處膏血浸于原野者凡四十三日家人於被害處收歛時形貌如生此段紀事迹時諸父已老大道中諸父又淪亡因於始盡書之尚書省贈賜劄子告詞建炎元年五月九日奉聖旨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為國知死不懼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于朕聞為之涕泣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與子孫思澤五人賜其家銀絹五百匹

兩節義士之大閑能忘身而殉國爵祿國之砥石宜懋賞以報功肆加卹典之崇越進彛章之限故朝奉郎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李若水操履端重學植粹醇儒館掄才早膺選任從班入侍旋被東求屬鄰敵之內侵爰授辭而出使勤勞靡憚誠慤勿欺念國難之非常駭虜情之不測二聖遭北遷之厄大統有中絕之危奮不顧身義形於色仁必有勇知虜死之非難愆焉得剛信苟生之可愧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于朕聞為之涕泣是用寵以輔臣之異數躡陞祕殿之隆名賻物具儀賞延及子昔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冊有光精神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魂其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觀文殿學士餘如故 臣僚乞賜謚劄子告詞臣僚上言伏見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將命軍中備嘗艱險

功雖不遂志實可憫青城廢立之際獨以鴻毛之命爭論刀鋸之側義形於色卒殞非命志節凜然不愧古人伏望斷自睿慈特賜優典追贈官爵錫以美謚六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倫已推恩外特賜謚勅朕灼觀古昔歷考忠義凡見危致命之秋多伏節死難之士世無倉猝擾攘之變人有媮懦委靡之心苟貪其生鮮蹈於義誰與亡軀而殉國我其錄德而褒功故朝奉郎試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出入虜營始終漢節威武不屈意氣自如嗟捐竭之靡他宜旌嘉之首及載稽謚典式究僉言危身奉上謂之忠佐國逢難謂之愍於昭大節以示寵光慰爾九原之知為吾百辟之觀可特賜謚忠愍餘如故靖康小雅曰公諱若水宣和七年冬十一月金人渝盟遣其偽

國相粘罕將兵犯河東知代州李嗣本首叛從賊將燕人耿成律守石嶺關復開門迎之賊遂圍太原又遣其偽二太子阿離勃將兵自平州入寇及境賀正旦接待使傅察以不屈而死薊州燕人內雍山帥郭藥師以常勝師迎敵其貳張令徽劉舜仁潛與賊通既接戰二賊擁兵不前藥師遂敗走還燕山因拘執太師蔡靖都運使呂頤浩而下全燕之地降賊賊兵入攻保州中山不克前陷信德府遂犯京畿十二月天子內禪皇帝嗣祚上尊號於龍德宮越明年正月五日虜師至城都之地營於毛駝岡攻城不利而神師道等請道勤王之師咸集遂議割太原是歲夏天子求專對之才以備出疆大臣以公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見粘罕力言講和之利胡許之因遣王蒞偕來是時太原失守胡馬已南

十一月粘罕營於京城之南青城齋宮阿離勃營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兩軍併力長圍遂合上數遣公出見粘罕且求成虜偽許之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公出見粘罕稍以爽約質之既斂兵不下上幸虜寨公復扈蹕既還和議已定上嘉公勤勞稍遷至吏部侍郎靖康二年正月十日車駕再幸軍前公復從前虜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妓藝益急回鑿稍稽中外危急二月五日果行廢立是時公侍上側極力爭之且責之曰爾許我和屢矣天子為生靈屈至尊親來計議既以詭詐苛留又輒敢悖逆如此何也公知虜意已定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遠陋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則人神共怒臭胡安能長久俱為萬段矣羣酋大怒因使人拽公去以馬箠擊

公口面流血反縛置之空舍中三日不與食去公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諭公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寵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公曰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且求速死虜知其不可回也遂斃之棄於道周公之給使親見始末因逃歸城中且言之四月十二日胡馬已去公之父與諸弟同公給使出城得其屍已六旬浹而不壞如生因以衣衾棺斂卜葬建炎初贈公觀文殿大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嗚呼方酋破京師擁重兵廢置中原人主如兒女子戲其凶威虐焰望而褫魄公以一身摧之若視螻蟻嗚呼忠義之節冠絕中外誠可搖海嶽而動天地矣故靖康

之難死節之士公為第一詩曰烈烈李公實備全德義
動幽明氣貫金石扈蹕虜營爰究忠力杞憂之禍廢立
大厄立挺不顧二酋面叱勇甚雷霆天地動色命輕鴻
毛名高斗極燎原之火不變尺璧滔天之溺砥柱獨立
死得其所震耀方冊 費樞為忠愍文集前序曰事與
身孰重曰身重身與義孰重曰義重義者身之用也夫
人誰不愛其身也有義在焉則身有所不足愛也孟子
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無舍生
而取義者也故君子必權其重者况以其身任危疑之
難白及鼎鑊曾何足以動吾心乎予每念靖康之變而
得死義之臣曰吏部侍郎李某者蓋未嘗不壯其棄生
赴義之大節而繼以流涕太息也方海東之夷再薄京
城朝廷百官共難同事者非無其人也公獨以身當不

測之虜摺齒爛脣而罵賊之口殊不少屈國人以忠臣
亡助為恨嗚呼公亦知所輕重哉異時或有助公一吐
忠憤則天下事亦不至此烈也子路死於衛孔子為之
覆醢公之一死宗廟社稷天地鬼神實臨之君子亦必
有以處之矣生意凜然足以激忠義之氣而偷生避難
者亦將羞死於地下其可以免天下後世之公議乎予
為梯歸始得公遺文而觀之盖有味其言也雖然公名
在太常忠節義槩天下共知之初不待文而傳然剛烈
敢為之氣表見於文字間者予竊有所仰焉故序公之
文而出公節義之氣庶幾可以糾偷近苟簡之俗九原
莫作予重有所嘆云公洛州人字清卿初名某靖康元
年賜命名出使上即位優詔贈卹謚曰忠愍世系爵里
國史具之孤浚淳跋曰靖康禍變逆虜長驅豺狼搖毒

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粘罕軍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已而為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願已解舌已斷猶奮罵吐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為之變色日月為之無光戰士為之嗟惋虜酋為之羞畏先公已死適我大父母皆垂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人之深憂也獨梯歸費守樞為先公文集序今毀木于蜀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秘收遺草中又得其遺始盡書本末淳懼歲月浸尋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列諸朝以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浚淳泣血書 中興遺史及別錄曰若水初官大名府元城縣尉差出下鄉止一寺中有百姓病十餘日一

夜夢金甲神人告之曰來日有鐵冠道士託汝寄書與李縣尉可達之爾病即愈病人睡覺甚異之來日果有鐵冠道士叩門齋書與病人曰可將此書與李縣尉說關大王有書上侍郎病人以書詣若水投之具言夢中事及鐵冠道士之語書題云書上元城縣尉李侍郎閱押若水得書拆封者畢即焚之其事浸傳家人扣之終不說遂作詩曰金甲神人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各異代定知此事大荒虛後人或云書中說圍城中事別錄曰朝廷初選奉使大臣以公姓名聞上初見公名若水曰若水猶言弱兵也兵不可弱遂賜名若水 副使節使王履事迹曰王履字坦翁開封縣人曾祖瑀故任西染院使閤門通事舍人累贈少師祖仲平故任憲團練使帶御器械知潞州贈華州觀察使父景

琚故任皇城使知澧州贈武寧軍承宣使公好學通經史年及冠獲鄉荐不第乃於元符二年從父皇城拜南郊恩需補三班奉職元祐間上書力言朝政闕失貽怒當途謂邦上尤甚遂褫官編置新州實預司馬光黨人之列今名在碑籍政和初復官省差充提舉北京恩冀州黃河堤埽司勾當公事任內累以功轉成忠郎五年蒙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吳玠辟充本司准備勾當公事次年隨府罷以功轉忠訓郎續於宣和二年內又復上書極諫勒停久之至宣和六年叙復舊官國信使中散大夫秘書少監賈誼朝散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虞藥薦公上殿對於當年六月內稱旨差監西左藏庫明時方從義郎任滿轉脩武郎靖康元年八月內宣召上殿准勅武翼大夫充大金山山西軍前和議副使副秘書少

監李若水奉使大金山山西軍前當年九月至太原見粘罕議欲以租賦奉大金贖三鎮地粘罕不從隨大軍復回於是年十一月十一日還京當月十四日公與李若水被旨同王雲馬識遠再使軍前曰乍出門行次中年守河潰兵作過或傳金人已渡河左右甚駭衆謀改路若水疑未決公曰守边防河諸隘將士望風逃避奉使若又如此朝廷何所賴以某處之惟有死耳若水然之遂令曰有回者行軍法衆遂定公公路屢乞若水奏朝廷乞嚴設備再次懷州界逢金人大金館伴使蕭慶劉思前來相見具言已遣使人入京請畫河為界更不須議三鎮事公隨大軍南來不勝其憤氣疾作輿以還閏十一月三日到京城外粘罕召公與若水飲曰且得到使副們鄉中了遂與觴以勸公等粘罕曰奉使有勞且

勸以酒若水嘆曰某等才薄識淺奉命議和不能為國家定大事罪固宜死酒不敢飲粘罕笑曰前言戲之耳公曰國君事大曷可為戲遂以酒盃擲之粘罕大怒曰事至如此尚敢如是公曰殺人以槌與刃亦無異也粘罕曰一齊推去囚了公曰平生讀書學忠孝事死尚不惜何惧囚也因被囚於冲虛觀粘罕攻城二十五日城陷粘罕次日遣公同若水入城十二月四日公與若水從駕出軍前繼復扈駕還京除公武勝軍承宣使公辭上曰卿盡忠佐國面折金賊固宜重賞公曰臣六世食祿方蒙陛下識擢身當朝廷多事之時惟願以死報國家實不敢冒膺殊賞竟不拜命遂除相州觀察使又辭上不允正月初扈從車駕再出軍前遂為金人所留相繼見隨行翰林司兵士鄭福歸來取衣物備言二月初

六日讀了金國詔書粘罕令蕭太師劉尚書脫上龍衣是時鄭福正隨觀察見抱定皇帝高聲攔截令番人不得近前道我皇帝孝慈仁儉只為百萬生靈屈身來此見你這禍賊不得無禮劉思使左右人擗開手被衆番人打破頭面頰在一邊鄭福不敢向前去粘罕即時令人押出觀察共侍郎去後過得幾日再喚去議事觀察歸來日夜號哭二十一日再喚觀察去理會事甚多時臨後只見觀察共李侍郎高聲罵詈出來言語學不得粘罕令人擁出去處置了觀察回面向鄭福你若得歸去時傳語孃孃道我已為天償債也休要煩惱左右約鄭福不得向前去鄭福不忍見不知前面去被害處事繼見監文思院門從事郎張敏來說渠在軍前正見公在郊臺邊被害時神色不動仰天長嘆念歎一首只記

得臨後兩白道矯首向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之者莫不墮淚公時年四十八二男長曰高中次曰立中建炎元年五月內奉聖旨特贈保寧軍節度使先是公與李若水被害時幹離不見之嘆曰南朝若皆得如此二人豈有今日之事可謂靖康忠臣也尚書右丞呂好問題公墓額曰大宋忠臣節使王公之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三

靖康中帙五十八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盡三月初六丙申

二十一日辛巳大元帥宿任城縣 大元帥早發中都晚宿任城是夕北兵仍懷懼敵不樂南去縱橫置椅桌於大街以限阻往來將發火謀亂張俊刺知巡寨得賊斬首以狗是夜諸將警嚴皆不敢寐

金人移文催發宗室南班官 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前解發盡絕並不許漏落一人開封府委官使臣小火下散行搜索大街小巷無不周徧如捕盜賊每得宗室及家屬悉被拘監饑飽不問以待發遣出城

二十二日壬午大元帥宿山口鎮 大元帥早發任城晚宿于山口鎮耿南仲汪伯彥耿延禧董耕耘高世則方侍食有濟南府鎮趙不羣所部民兵告軍民人謀放火作亂係同火出首王密遣張俊擒捕到首謀者訊之無異辭令凌遲處斬餘皆不問厚賜告人金帛犒以酒食自比作亂者方息

二十三日癸未大元帥至濟州 王早發山口鎮申刻至濟州京東西路提點刑獄李端弼高士曠守臣張存通判李迨及士庶出郊以迎王入城懽聲浹路 中興記曰二十三日至濟州是時元帥軍濟州自黃而南分布勤王之師宗澤屯澶州以拒虜之在衛南韋城者閻立陞屯濮州以拒虜之在臨濮南華者黃潛善在曹州以拒虜之在考城者趙野范訥在京以禦虜之在寧陵襄

邑者向子諲在宿趙子崧在陳何志同在許皆向京都未得進或勸約諸道同日大進兵鏖戰決勝負於一日或以為虜在城上外逼之則下而入有不可言者又惑於曹輔張徽之說未敢前

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愿 黃豐楊愿皆舉人學錄近試選每占高等金人忽移文取之或疑謂是前所發進士三十人中有仇者言其姓名乞取赴軍前二人皆託疾竟得免行

二十四日甲申金人殺禮部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扶鞭御史胡唐老等四人 遺史曰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迨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梅執禮等四人及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並赴軍前粘罕震怒拂膺作色叱責已而

命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殺之於是執禮振知質扶皆被害復令籤首令衆棄屍於南薰門下又命執催促金銀官胡唐老胡舜陟黎確等四人各鞭背五十放還唐老遂死確等號泣過市自是人心益憂懼以謂殺侍從捶臺諫疑啟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自丙寅以後金人使命入城者漸漸徑造宮闕如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或乘醉插花滿頭聯羈而行旁若無人觀者無不切齒先是車駕未還百姓惶恐以為金銀不足各隨其家所有而出復得萬兩納去賊求索不已須待元數滿足又令戶部尚書梅執禮主東壁開封府尹程振主南壁禮部侍郎安扶主西壁工部侍郎陳知質主北壁使搜索百姓所藏金帛皆親至其家發掘九十餘日梅執禮謂程振等曰金人講和已定

但以金銀故邀車駕金人若須元數銅鐵亦恐不足粘罕豈不知此事不如結罪狀申絕塞其所請於是四人共結罪狀言金銀並已搜括更無銖兩如後不同甘依軍法以申軍前軍前復索金銀官司稱已申去稱無有金人以為居民藏匿不肯盡數送納因醫官內官藥官三等入於元帥處下狀告本家有窖藏金銀乞下開封府依取粘罕謂三人曰只汝三人敢藏金銀三人復稱在京權貴豪富人家敢有窖藏不曾獻納又內侍等有說粘罕者曰今城中百姓乏食家家急欲得米試令開場以米麥出糶許以金銀博易便可見其無有之實粘罕從之下令開封府開場糶米又以官錢高價收買置十數場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五貫五百文金每兩博米四斛銀每兩博米一斛時百姓固藏金銀後見金

人無去意城中糧乏惟憂餓死又爭以易米麥初城破軍民詐為金人劫取金銀者至是爭持以易有貧民兵卒以十鎰餘金易數石麥者粘罕等愈疑多有藏匿持以責府尹官吏曰公言無有博易何多官吏不能為之對遂殺執禮等四人又斬其首許其家以金銀收贖或云虜欲盡城中物乃因監訴等復取金銀過軍前責執禮等以實故害之僉言曰或謂金人所殺四人之緣由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議事不從時雍以聞金人欲正名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為金銀事自有四壁根括執禮為副留守非其職也宣和錄曰虜人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入北清州徑趨金國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青袍金束帶為飾將亦不下十人壁中珍用山積求取無厭

內侍權貴鬻納賂各歸于虜猶以為未足遣使督責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之再納金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三百兩表段四萬八千四百尺又遣使人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戶除高下外寧出金銀一錠耶明日虜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人供狀銀五日納足完數二十五日虜使趙少監傳監軍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出相謂曰吾儕儻出門必留營中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促才五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豫間虜又遣蕭將軍促不得已遂行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踞坐呵責不容辯梅執禮等

四人皆擊死仍斬之棄其尸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百餘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不足當縱兵自索

二十五日乙酉大風埃不可行以官序科金銀表段金人以金銀缺少科定在京官員執政官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表段五百足侍從官金一百兩銀三百兩表段一百足以次及選人校尉盡科定數目令下日送納如違全家押赴軍前人心恐懼

二十六日丙戌夜白氣貫斗

二十七日丁亥大元帥府措置印賣鹽鈔大元帥駐于濟州慮經費不給隨軍轉運使梁楊祖建白京城圍閉鹽法不通私商公行國之利源徒成虛設乞權宜此類

在京權貨務法措置印造給賣東北鹽鈔許客人入納見錢買鈔引前去兩路鹽場請領貨鹽候金人退京師城開日住罷從之尋委楊祖總領措置財用楊淵副之置局印造鈔引節次分給濟濮州廣濟軍興仁東平濟南府沁流州軍自是公私稱便軍須供億遂有羨餘而斂不及民

金人令百官勸進張邦昌

唐恪飲藥卒或云服腦子或云服大黃而死唐恪字欽叟紹聖中畢漸榜登第靖康元年再拜天官除同知樞密院事進尚書侍郎八月拜少宰附耿南仲排李綱專主和議嘗建白謂虜人秋高馬肥必再來乞駕幸長安為李綱所阻遂乞祠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言其姦罷相除太乙宮使至是飲藥而薨汴都記曰朝廷以唐

恪為相恪俗吏昏懦無能軍民且欲擊之馮澥對曰陛下取曹司為宰相事將奈何恪專務交締內侍相濟為姦臨事喪幾士大夫或以奇謀秘計獻於恪恪厲聲曰此時不堪易見措置士亦自沮不復言二月半間先喪其夫人恪遂服大黃作腹病以死是時金人正取之恪以前宰相恐不免故自裁 朝野僉言曰金人初六日變議十三日羣臣集議於尚書省議推戴張邦昌金人有榜百官觀之有泣涕者恪大慟一年少郎君斥恪曰公為丞相不能為朝廷計事以至今日况朝中皆亡國之大夫也平時鬻賣官爵習祭京不法所為猶厚顏赴議舉異姓實負國家哭之何益

三十日庚寅吳玠莫儔來報云邦昌來日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玠儔語城內人萬一有疎虞即一城盡為血也更

不他擇矣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辛卯朔太宰張邦昌入南薰門 遣史曰金人

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准故例宰相入

城百官合迓于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詣南

薰門迓少宰相公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

又數萬人范瓊江長源諸統副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

州橋至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百官班迎于道

城外以鐵騎果送及門而返交割與范瓊并說諭在京

諸軍民交割取一箇活張相公致他死後便是恁懣不

肯推戴故殺了他也即入憇于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

居尚書省令廳令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

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官亦同

宿守虜令勸進集議于尚書省尚書令廳榜留守司今

月一日元帥府津送到太宰入城已具軍民推戴文狀
申軍前去訖今來合取指揮右曉示各令知悉 僉言
曰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間金人令同肅王等至京城下
方百官推戴時邦昌皆不知也粘罕幹離不令王芮持
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讀前後文畢大驚曰趙氏無罪
遽蒙廢滅邦昌所不敢聞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二酋
令王芮召邦昌邦昌曰元與肅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
召即三人俱行不可獨往芮強之以行至二酋前二酋
說推戴意邦昌堅避如是者半日二酋知邦昌不可強
乃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令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
善為輔佐毋使敗盟請公入城邦昌入門修帽涼形以
扇鄣面呵喝如宰相儀徑詣尚書省下馬百官拜塔下
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先戮大臣次盡

殺軍民百官父老哭拜告邦昌令即權宜之計救取一
城老小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大金欲冊立太宰三
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邦昌謂時雍等曰諸公怕死
乃送邦昌與虜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身為大臣豈簒
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昌引刀自裁衆奪之遂
議申推戴文字至金國軍前 靖康小錄曰邦昌初顧
義且堅避久之百官有進言於邦昌曰相公宜從權他
日相公為伊尹為王莽皆在相公邦昌乃勉從之曰邦
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又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
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遂已

二日壬辰金人入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立城下盡行
殺戮都人震恐差事務官 是日差給事中韋壽隆中書
舍人李熙靖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

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適戶部員外郎李撻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兵部員外郎曾慥光祿少卿黃唐博著作顏博文充事務官

三日癸巳虜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人耆老等盡赴廳立班推戴邦昌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大金元帥府劄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吏部王尚書等申今來軍民等悉願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者今日遣翰林院學士承旨吳玠等入城蓋因此事諸文武百官軍民耆老僧道吏部王尚書等照會施行

發運判官向子諲遣李植赴大元帥府獻錢糧助軍用

發運判官向子諲遣泗州進士李植齎金帛赴大元帥府以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悉獻帥府以助軍用王喜奏植承直郎

四日甲午留守司榜 今月三日吳承旨莫內翰林自軍前歸准大金元帥府台令今已差官初七日行冊命之禮布仰軍民耆老僧道等各令知委

五日乙未尚書吏部榜 准都省禮房帖子仰東上閣門火急告報文臣選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冊日須管盡數要到如稍有漏落必定重作施行不得住滯勘會今月七日受冊並合赴文德殿立班須至曉示右出榜各令悉委

六日丙申閣門儀制榜 今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書省令廳下立俟太宰上馬導引至右掖門先退太宰至文

德殿門外下馬仍詣殿東朵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文臣選武臣承信郎已上於殿下東西兩間面北并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大金國闕褥位於殿下少立俟冊寶入門至位皇帝降階褥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冊寶至褥位請冊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示各令知委又東上閣門榜文臣選武臣承信郎已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冊日並合赴文德殿立班侍從官並宿令廳以待行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四

靖康中帙五十九

起靖康二年三月七日丁酉盡九日己亥

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起兵救駕范瓊左言誘執革革死之并斬其子及使臣百餘人 宣和錄曰先是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吳革任陝西統制官首率關中兵勤王二月虜騎渡河北去分兵圍遼州革以所部解圍九月虜陷太原府朝廷遣革奏使女貞軍中持國書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徑氣語直虜帥愧服為追迴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不割地利害革對以北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二日出城虜騎已

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
 草面奉乞量差兵馬奪路赴陝西叔夜留草充統制官
 草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
 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為正兵為牽制為衝
 突為尾襲為應援可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
 賊攻宣化門填道渡濠草竊往相視白南壁守壁官開
 安上門所堰壕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及
 從填道將合始省前水已冰矣二十五日賊登城草率
 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殺執幟者十許人部
 曲皆散去草獨死拒安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月
 上駕再出東城草曰天文帝坐甚傾駕出必不反正墮
 虜計宰相何臬不見聽又請於樞密孫傳張叔夜欲因
 事至軍前計議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嬪出

城九日草入白留守孫傳言上皇業已出乞力留皇后
 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草頓首言二帝出郊駕必未
 回顧殿下堅避以固國本遣蠟彈告急在外將相約擁
 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又與監察御史張所吳給
 馬神文林郎吳結日夜同謀草以啟聖院狹隘移于同
 文館附者益衆使臣効用數千文勇士數萬多兩河驍
 悍之士草日率衆肆射中等者給班賞鎧甲弧矢攻守
 之具種種皆備虜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草欲誅范瓊
 所殺草字議夫藝祖廟佐命勳臣廷祚七世孫也天資
 忠義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曉及被殺忠義之士
 無不痛恨 遺史曰孫傳張叔夜秦檜以不立張邦昌
 皆附金人軍前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與范瓊輩方
 謀立異姓欲為佐命勳臣吳草參謀吳銖左時張彰等

等數十人
 分兵約日
 突出班直
 等先期以
 發為范瓊

議曰事急矣宜遂起兵緩則事泄且有不測之禍於是羣議起事之日奉宗廟神主以從事誅范瓊等數十人令左時作三書其一責虜人以議和給我國家留我二帝其二責大臣不効死唯唯以聽虜命其三責京城民念君父蒙塵于外日唯偷安不知共効死出力以雪國家之難乃命兵約日出十八門列為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賊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須期以發探事使臣報牛車五十乘自青城東出草撫案慟哭曰吾君去矣三月六日五更班直崔廣崔彥等數百人皆擐甲排闥至草寢所告曰邦昌以來日受冊既立之後人心離散須先事而起不然懼及禍草曰與在外將相約日若先發則失約而兵不至安能濟事衆力請草復曰若等來者幾何人曰五千百姓數

十萬聞事起皆不約而附從也草知衆不可奪廣彥等迫草上馬草乃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西遇范瓊及左言兵瓊遣人邀草議事遂執草并其子悉斬之及使臣素隊百餘人併戮河上草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凜凜可畏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初草自車駕出城飲食坐卧未嘗少忘每食屢廢匕箸有汎埽者草止之曰主上蒙塵而臣子欲潔其居耶自聞金人欲縱兵洗城屢白留守乞淘渠以防鐵騎馳突及大集京師居民各赴本壁門下集緇黃作法事各報全活生靈之恩實密為備也北城門火則乞措置保全宗廟七世神主宗室出城有逃避者悉收贖之有持之者草曰為趙氏得死且不恨范瓊斬草訖即以事狀申軍前以范瓊為正任觀察使撰殿帥左言遷兩

官 偽楚錄曰初駕出不得還戶書梅執禮置二十七所皆托以彈壓賑濟為名其實招集材勇之人欲救駕有陝西統制官吳革實一所之數在京監糶官米軍前廢立抱忠負義以官米養軍召在京壯士慨然起兵謀反正交結班直散班祇候親從等欲奪駕外走時有軍前取去醫人入城置藥物見革說四方勤王兵皆至近甸每日軍前發兵出戰精兵多出外城下不滿萬人二聖可一舉得之革聞是說欲為奪駕之計初五日內親事官數百人聞立張邦昌以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血屬焚其居室以應為徒中所告左言范瓊領兵追革至朱雀門詐呼與之謀曰吳統制你側手堰黃河北事得自家們共議革聞謂二人率兵助已乃下馬欲與之語瓊乃執革并其子皆斬之次日王時雍使范瓊體究

高士蓍趙子坊於是開封府捉二人送下獄蓋二人各占一所也

七日丁酉金人立張邦昌僭位 遺史曰是日早文武百僚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令廳已時告報軍前奉冊寶入門金人遣五十餘人鐵騎數百從之邦昌自尚書省慟哭上馬至西府門佯昏憤欲仆立馬少蘇為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外西闕下馬入幕次又慟有金人曾太師以下五十餘人持御衣紅傘來設于幕次邦昌更帝服少頃出步至御街禱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文冊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于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于爾躬張邦昌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

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
合班張乃起立閣門傳旨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指揮
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如不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
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 靖康要盟錄曰冊
文云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
巳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
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
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端招禍反義
為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亂不恤黎元號
令滋彰紀綱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
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壓其德民不聊生以故詰師命將
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聰畢照幽燭細旌旄一舉都邑立
摧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或偷安故用

黜廢以昭聰監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
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
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
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
使脩儀禮以璽紱冊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
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
室永作藩臣貢禮時脩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
披誠於戲天生烝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
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君不治君亦非賢不守
其于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偽楚錄曰王時雍領尚書省
吳玠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
中書侍郎左言范瓊以斬吳草功范瓊為正任觀察使

撰殿帥左言遷兩官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時雍等皆綉繡張蓋獨呂好問出入頗形憂愧別錄曰初金人得在京官吏軍民推戴邦昌文字令上看謂上曰官吏軍民既推戴張邦昌能復立主哉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用事之邦昌在軍前鞠躬俯事不暇至是列拜于階下邦昌辭避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邦昌悚慄邦昌僭立呼拜迎引皆金人為之初拜邦昌為一金人提其頰謂京城人曰看此一官家比前底怎着邦昌入內金人皆辭出有衛士曰平日見伶官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却裝假官家朝廷僉言曰初邦昌冊立百官對金人慘怛邦昌變色惟吳并

莫儔左言范瓊有喜色如有所得初并儔播金人語言迫脅大臣必要立邦昌凡懷忠義臣僚即告金人令追之時指并儔為金國大臣范瓊領兵彈壓使在京軍民不敢有懷死節以致邦昌即位初邦昌入城不肯受推戴以軍前堅逼百官憂之瓊曰使我殿前大尉更不由張相公也便交冊立了當四人者前所為如此邦昌攝政自謂佐命元勳一錄曰初一日邦昌初入門之時大風一日內前四壁似有鼓聲已而乃厲俗以為風魔八日戊戌尚書省劄子胡思權戶部左曹侍郎司農本職免簽書葉宗諤權司農少卿李回元係簽書樞密樞依舊胡直孺權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仍舊職吏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仍舊職前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寧靖詹義並權直學士院

九日己亥百官赴常朝如儀邦昌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
領尚書門下省事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樞密院事
翰林承旨吳玠權尚書左丞相翰林學士莫俦權尚書右
丞相前簽書樞密院李回元知樞密院觀察使左言權殿
前司公事范瓊權四箱指揮使大理卿周懿文權開封府
遺史曰張邦昌僭位王時雍等諂事之凡事有臣啟陛
下之語雖邦昌之僭亦鄙嫌之然進時雍秉哲領三省
樞密院事者三省樞密院皆無官也靖康小錄曰王
時雍領三省事郎官王及之王紹擅政每以佐命功臣
自許先是虜人強城中舉邦昌以尚在軍中叩頭辭遜
以死自訴羣臣爭立趙氏者尚衆時雍及之欲奉表勸
進詞臣無敢當者紹在集議中探懷出藁云念之久矣
何不亟為自是士大夫切齒因呼為三王及之等又令

有司籍龍德二宮寶貨賣靈沼魚藕以贍百官為差御
史馬伸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今二帝暴露郊外行止未決爾等輒敢取兩宮物逆
節甚矣力爭乃止靖康後錄云邦昌既入尚書省時
雍等朝夕在側應對之際便以陛下稱之邦昌曰且休
恐人聞之皆笑我爾
邦昌遣邵溥使南寨報使北寨報以欲詣軍前致謝
二使至門先以狀申回傳云皇帝不須出好治人民俟
要相見自往請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

卷八十四

六

藝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五

靖康中帙六十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日庚子盡十六日丙午

十日庚子中書舍人李會還舊職權戶部尚書胡直孺免權職

金人寇興仁府開德府濮州

十一日辛丑張邦昌宴金人于禁中

范致虛兵潰于千秋池場致虛遁走 遺史曰范虛在陝

州也前軍出武關由鄧州新興澠池之間屯于千秋池

場偽河南尹高世由告急於粘罕亦會金人將欲回軍

婁宿字業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

者幾年致虛恐懼而遁 編年曰范右丞前軍屯千秋

鎮先是金人聞范右丞統勤王師二十萬前來粘罕謂

三朝北盟會編 卷八十五 一 冀志館
將曰我聞范致虛一儒者爾不解用兵可明斥候使三千人破之必矣至是果為金人所敗諸路兵大潰唯鄜延帥張深與劉光世自汝州路趨京東路去范致虛收潰卒復走入關

興仁府統制官張換敗金人于興仁府閭丘陞敗金人于濮州孔彥威敗金人于開德府 編年曰初十日金人一頭項自宛亭前來至興仁府城五里劄寨辛丑金人向城進兵黃潛善遣統制官張換部領軍兵占據地利迎敵遣于順孟世寧分作左右翼設伏掩殺射中金人旗頭龍虎郎君落馬即時擡昇引兵退去又一頭項寇濮州城下閭丘陞遣人馬出城迎敵金人退去辛丑又見陣各有殺傷是夜四更拔寨退去又一頭項自衛南寇開德府金人以其衆列護城隄外宗澤先令統制孔彥

威占隄劄寨交兵至申酉間金人退去辛丑復來見陣澤又遣權邦彥下冀州兵與彥威併力掩擊是夜三更金人拔寨退去

十二日壬寅張邦昌手詔 偽楚錄曰詔曰予以寡陋近迫大國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喻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遭遭會於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訖救寧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

金人曉諭諸路榜 契勘宋之道君少主皇后妃已下並已北遷應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為人

主者一人却准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
事孫傳等狀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屏藩又乞於
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
去年同康王為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後竊弄精兵夜
犯營寨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臨京城將臨
進攻本官哀泣曰身為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犯于不
虞罪當萬死然主上年少蒞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
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語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及
至和成洎從軍北行至河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
擊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憐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
理會雖威之鋒刃不避也欲引南進而曰豈有大臣躬
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
頭可斷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驛召而語至及廢國之際

號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不見容或以腦觸柱
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于其倫忽聞
共戴果得此人然恐難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
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士莫儔賈狀勸請曰聞建邦設
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惟大金皇帝道合
三元化邑九有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契勘雖不許存立
趙氏既擇賢人以主茲土則於國民為幸亦已深矣伏
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列冢司身兼衆美
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夙勤勞于三事敢
望以養民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幾政為慮而不以
回避自謙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為
主之望及別有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人
民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竊惟別有辭避伏望元帥

府更賜教請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由以先有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為聽但罵文武百寮曰以諸公畏于兵威置我于賊亂之罪甘心死於此不可活矣彼以恥後世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備禮以璽綬冊命為皇帝以受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夏國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不獲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救生靈猶不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廼有在京官僚僧道耆老等共集勸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日方受冊命諸路軍

民各令知悉

邦昌與二酋書乞親詣致謝 書曰大楚皇帝邦昌謹致

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質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至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數懇懇重蒙啟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謹白二酋答曰具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群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禮不圖辱於華絨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諭今

三朝北盟會編 卷八十五 四 藝志館
差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
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
白別幅衣着一百二十段馬四疋

金人委開封府再敷配金銀表段 遺史曰金人移文督
責金銀表段元數十分未足一分仰開封府將在京坊
巷見在人戶等數配限三日納足其不伏之人全家押
赴軍前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戶口數開封府門
張大其事報七百萬戶粘罕亦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
人見京城戶口之衆意欲七百萬戶盡行配敷所得不
可勝計故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敷配開封府奉行莫敢
論辨乃以見在戶口隨高下配定欲敷元數故雖細民
下戶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二百錠表段五百疋家至戶
到揭榜門首督責令日下送納京城士庶雖知所配無

規然事出於衆但相與戲謔而已云借使變旣釜為金
銀化屋宇為表段亦豈能如數督索甚急小民應之如
不聞官司亦無如之何

宗澤以戰軍趨京師遇金人于南華敗績澤微服走統領
王孝忠中箭死知博州孫振為亂兵所殺 遺史曰初劉
浩在相州得戰車法初造伍兩試之不可運業已造成
浩謂磁州宗澤好作為輕聽信亟告假往磁以戰車給
曰是車造一百五十兩每一兩以二十五人守車二十
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共四
隊凡一車用一百人車一百五十兩共用一萬五千人
願與直閣為先鋒收復真定具畫車陣并所用人數陣
隊為圖以獻澤喜之問浩所欲浩言所闕者衲襖耳聞
磁州甚多請隨意之所欲數應副澤給資之而去澤遂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五 五
以浩所圖車陣稱見造成車一百五十兩已募到民兵一萬五千人結成陣隊謀欲收復真定奏聞降付朝廷朝廷壯之取旨除澤秘閣修撰河北民兵總管初實無一人車也及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駐劄乃用浩車制旋造之澤以開德城下之戰金人退去謂金甚易與耳壬寅領兵推戰車追襲欲徑入京城下解圍至衛南之北逢見金人伏兵接戰金人佯敗向東趨南華縣澤追至南華遇金人兩頭掩擊官軍大敗戰車大而難運推駕之者苦之一旦遇倉卒皆委而走澤變易衣服隨敗兵隊中夜奔走得脫先鋒王孝忠中箭墜馬死知博州孫振領兵至中路聞澤敗績親兵懼與金人接戰且懷鄉土乃殺振乃取軍實散而他歸金人取戰車盡載軍實而去 中興記曰宗澤權邦彥同在澶淵約與深州

守臣姚鵬同入鵬未進兵澤邦彥自南華入遇虜騎卒至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軍澤所製戰車五百兩使兵棄車走車為虜所得以載城下所獲金銀歸虜中孫傳之父守博州將兵屯濮州聽澤節制是役墜馬死後建炎初河北寇皆澤麾下潰卒也

十三日癸卯令邵溥同所差郎官四員管勾南薰門下交納物色呂好問且權領門下省職事工部侍郎何昌言改名善言避邦昌名也鮮于可朱震致仕

十四日甲辰邦昌遣使致書于軍前懇免征催金銀 偽楚錄曰書曰比以昌膺冊禮願展謝悰雖歷貢於忱辭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寔軫沾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寔繁念

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寔乃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弗虔仰荷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莩之多顧撫養則無資以厚其生欲賑給則乏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刳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躅地莫救於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宥特寬冒昧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億衆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不報

宗澤遺書范訥趙野責退屯

遺史曰范訥為河北河東

宣撫趙野為北道總管皆退屯南京宗澤移書與訥曰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為天下重輕為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乃擁兵自衛紆迴退縮駐劄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是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禮伏乞指揮開於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里劄寨示賊虜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幾懲戒無有後艱不勝幸甚又與野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應援想不啻飢渴也資政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衛迂迴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前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人心歸向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虜人畏恐下城遁去未由叅

侍不勝拳拳憤懣激切之至

十五日己巳邦昌往青城見二酋致謝 邦昌是日出軍前見二元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宗廟趙氏陵寢戒金帛數存留樓櫓俟江陵府修繕畢日遷都之類皆允

邦昌令百庶務依舊修飾職事 偽楚錄曰邦昌令百官庶務依舊修飾職事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曉諭諸生須官置課冊假歷簿書等又報鎖院補填及私試諸生無有應命者

十六日丙午趙子崧申大元帥府劄子 子崧近具狀申稟早下嚴令約束諸將定日赴闕本府遣四面四頭項已於初八日復扶溝十一日復太康見令審度今月十六日忽收到快行節級趙進所白青城之事供具稍涉

虛妄甘當虜斬文狀其言皆臣下所不忍言痛徹五內殞絕無所既不敢謄申行府又不敢默默云、二聖二后二叔諸王卿相自正月十日皆出并家屬虜若恐旦夕北去萬一渡河則不得復又云三月六七日有偽立者似是向來與大王同使虜之人而南京闕報汴水初八日忽滿皆可疑者惟望大王力振軍勢遣帥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再安宗社問罪僭逆不可猶豫猶豫之間變故生矣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盡是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莫如四近舉兵要擊先遣問罪僭逆最為上策子崧此州危如累卵萬一偽檄有死而已半年城守粗著微效今虜幸去若僭偽見攻誓不俱生伏望大王憫憐同姓係累而去所存無幾如某輩粗有知識荷國

厚恩必能用效蓋今日臣下已往往擇利非大王力宣國威則二百年基業將如何哉告大王更審問探若果如此勢不可援仍乞多與疑書以壞契丹燕雲從賊之心多收此曹以為我用則轉禍為福狂瞽僭易死有餘罪子崧不勝泣血哀鳴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六

靖康中帙六十一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丁未盡二十七日丁巳十七日丁未張邦昌令尚書省榜施行事件 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需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省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在京罪人所犯無輕重不論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郎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准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更與封敘亡歿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敘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已上各特與兒男下班

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綠緋及十年不以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諸路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校人等並照元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員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並與特叙元職名其永不收人依此已次遷補候有闕收補應配軍因閉圍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與令

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舊降指揮招集出首外尚慮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色名貫百並與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措請之類見剋請受者並特除放耆老並賜粟帛令戶部支給價錢官司房錢不以貫百並放三月出糶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糶仍約束逐場人民擁併仰戶部踏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閑屋添置賣場以濟細民無致阻滯淹酪埋斃王政所先當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歿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克葬送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

仰運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庫營法醫治應伎術人等并家屬取赴軍前者所拋下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發放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開封府出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奉勅如前宜榜南河曉示各令知悉牒至准勅故牒

十八日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莫儔權領中書省吳玠權同領尚書省

十九日己酉征催稍緩

邦昌遣國子祭酒撫諭大學諸生 遺史曰邦昌命董道撫諭諸生慰勞備至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藿盞多有病疾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數十人邦昌具知乃用撫諭之使又命選醫官十人於諸齋日逐看候人人給餌藥之資由是諸生感悅故泣血等諸書大學諸生所記其間不無為邦昌收拭其事者邦昌蓋欲收士譽雖曰無意於神器吾不信也學校疾疫無甚於今年自春夏至此亡者二百餘人初在學七百餘人今歿故已三分之二矣 泣血錄曰初日就齋蔡延世夢金甲神人在大學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人取鋏往東方一人問曰此何為者神人曰欲塋大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被髮朱目取水

面北嘆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大學之士七百人物故者三之一病疫發腫者往往以黑豆湯取効服者立愈其方一黑豆二合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以水一盞時服之疑神人咒水之異也

翟興入西京斬河南尹高世由 遺史曰初京城失守金人以前知澤州高世由請于朝廷使為河南尹以蕭慶領萬騎佐之婁宿孛董衝散勤王之師也前軍統制翟興者河南人探知地利間世由之急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

二十日庚戌邦昌以謝克家權吏部尚書邵溥權戶部尚書周懿文權開封府尹王琮權吏部侍郎石令問鴻臚丞二十一日辛亥所解發醫官伎藝人復有入城者 是日有醫官入城蓋二首給假令歸收買藥餌雜物醫者於

籠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祇候醫官某人行李國相元帥府祇應某人行行李

二十二日壬子邦昌以邵溥差兼提舉京城所陳永道依舊都水使者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 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為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以治行闕少厨中所用什物煩於藏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非晚成行請勉事新君無念舊主某上王徐二公

二十三日癸丑邦昌與二首書乞還馮澥郭仲荀等 書曰此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顧群臣之全闕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菲材託於人上以仰承殊渥外數多虞若涉洪川罔知攸濟茲冒陳於危懇蓋深恃於眷私所冀垂矜必蒙賜可切以左丞馮澥

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所推敬儻還職任俾贊時艱必能繫於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此外臣僚等或因扈從前帝或緣差在軍前如台意欲留之人乞下恩慈遣還則庸疎之質既得助於衆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尚祈英鑒俯亮愚誠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澥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勳中書舍人孫覲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還

邦昌與二酋書乞免括金銀 書曰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况創業造始之君唯務施德布惠取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

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遠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為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祇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特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前來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克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焚燹憂疾餓死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燭旁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 卷八十六 五 藝志
金人得書遣二使入城賣到元帥府書云自本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構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

張邦昌令尚書省榜備坐金國元帥府書免括金銀并表段先是軍前復索金銀將元科五百萬錠於在京百姓隨坊逐巷均科一貧民家合納金五錠銀五十兩表段二百疋限五日要足如不足先殺根括官以次後洗城官吏知民無有各出一小榜於其門上貼之旦夕驚憂知其必死邦昌乃令光祿卿王琮作書親詣元帥求免得報已議捐止令出榜曉諭尚書省榜今月二十三日承大金元帥府書云云二十三日奉面旨令開封府多出文榜曉諭民間各令知悉牒奉勅如前宜榜南河各

令知悉牒至准故牒

又榜奉面旨應文武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周詢黃中美致仕

二十四日甲寅邦昌以書謝二首還馮澥免金銀等書曰比馳柔翰自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外之業載惟僭率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照馮澥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勳以下悉已獲歸仰荷恩隆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臣節之條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於疲羸遂獲紓於構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固安之圖豈惟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為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

王琮恭詣帳前伸謝仰惟英謀俯鑒卑悃

金人遣路允迪沈晦及官吏僧道百姓數千人入城先
是元年二月間幹離不在城下講和朝廷遣路允迪割
河東地使于粘罕滕茂實副之金人方圖太原又分兵
破威勝軍隆德府至高平與允迪等會遂俱還太原時
太原奉密詔城守堅甚諸道援兵繼進金人割地不効
留允迪等一行于雲中至是京城已破乃自雲中取允
迪同沈晦等放還城中晦與允迪相先後奉使者於是
茂實被留下遣茂實兄陶通判代州已降虜矣金人素
重茂實乃寘茂實於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使兄
弟同處以慰其意

從事郎胡杞令改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暮致仕
二十五日乙卯邦昌令馮澥曹輔並仍舊職朱宗權刑部

郎官師尹權大府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永道別與
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禮部尚書領中
書省事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秘殿舊班暫領省事依

邦昌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備寇 軍前有闕
報已諾修城之請且詢工役當自備或為欲軍前為修
兵馬大元帥府劄子下東平府會合諸路人馬前去京城
據西道總管王大資三月初玖日狀及知西京外宗正
事文字稱准永興軍路安撫使范左丞回報并沿邊四
路帥臣各率兵馬已在陝府及稱水陸並進復西京河
陽又據武經大夫張憲狀統領人馬見在宿州及翁中
丞向發運各項人馬亦已到彼契勘昨為被奉詔書再
通和及准曹樞密公文令兵馬止在近京駐劄不得輕
舉徒誤國事遂分屯勤王人兵各令在附近駐劄按甲

不動以俟金人退回領兵入覲今來已是累月金人未
回不住劫掠中外隔絕君父命令不通不知京城次第
深慮賊詐難以全信除先累次行下審度進兵外今四
方兵馬雲集勤王戰士各懷忠憤賊衆渡河兵勢減少
合乘機會四面並進掃除虜寇共立大功仰選擇精銳
忠義人兵多作頭項連珠相繼遞相策應審觀形勢迤
邐前進兼契勘見在賊兵多是輕騎宜常令牌槍在前
遮蔽神臂弓弩以防奔衝伏藏馬軍以備追逐在同心
一體更相應援共除國難以成忠義本志同受不次之
賞宣總司已添張憲頭下人馬分兵留守自可足東南
道都總管趙延康翁中丞向發運並與宣總司附近宜
相關會犄角前進張觀察下已據統制丁宣贊申乞先
領兵前進合更審問本官差別頭項兵馬相繼策應宗

元帥元到南華縣至故陽鎮與興仁府地里相等合約
日並進令聲援相接陝西五路及王資政既來收復河
陽係在京城西北金人歸路尤為要便當府除已劄下
知濱州董誼知永靜軍王澈各統領人兵前去濮州駐
劄關會逐處集兵前去京城去訖今仰東平府照會仍
批請口食三日附帶前去右劄付知東平府安撫盧待
制准此

二十六日丙辰軍前傳元帥台令諸軍二十八日下城以
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檄云十三人鼓舞登
城百萬師號呼請命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開封府募
人齋偽詔榜開封府今月二十六日午時承尚書省劄
子內降蕭太師送到文字刷會各州府下客人前來如
隨處客人雜送人要每路下客人亦早發遣前來以憑

四散告諭奉中旨令開封府契勘有無逐處客旅為散漫在民間即日未便見數右劄付開封府契勘上件州軍如各無本州軍客人止將本路人日下據數剗刷發遣前去不得住滯仍具已起發逐處人數申尚書省續准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開封府剗刷指揮等路州軍客人四散告諭竊慮客人不知因依別致驚疑須議指揮右劄付本府火急分明出榜曉諭召募客人因便齎詔書前去告諭即不得張皇事一槩勾呼接便搔擾仍具已依應施行文狀申尚書省准此京西路鄧均隨唐蔡鄭金郢房滑汝州順昌襄陽河南淮寧潁昌府信陽永安軍京東路青沂萊密登濰淄徐濟拱單濮州東平襲慶興仁府南京淮陽利國軍萊蕪監陝西路洮廓熙樂丹秦號陝耀鳳同 階醴環坊會涇商源原岷隴成

蘭鄜寧州京兆延安慶陽清平西寧鳳翔府鎮戎懷德定邊保安定遠積石西安順德軍司竹太平監河北東路大名開德府恩濱棣德博滄北清州永靜軍淮南路滁陽楚毫真宿光濠泰泗通海廬舒和蘄黃州壽春府高郵漣水無為六安軍右出榜 市張掛曉示前項客人限三日如有因便願齎詔前去告諭之人即便前來赴府出頭各令知悉

江南發運司據亳州申有京師遣快行家往廬州發運判官向子諲牒知廬州馮詢提舉蓋香范仲拘縻關防 牒曰訪聞張邦昌受金人偽命已有人詣濟州大元帥府陳述上件事迹契勘本官家屬母與子皆在廬州須至先有行遣牒候到請照會將本應官干親屬密切關防無得漏落及有疎虞候大元帥府指揮仍選委有心力

忠實官幹當須別以事為名目庶不張皇漏泄搖動人心有害國事亦其此因依牒知廬州都鈐馮大卿去訖更請同共議事仍親書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今牒提舉淮西監香范禮部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牒仍具申元帥府乞更賜行下本州嚴行關防

二十七日丁巳城外火 城中人望外四面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柵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七

靖康中帙六十二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戊午盡二十九日乙未

二十八日戊午邦昌詣南薰門遙辭二帝 是日邦昌偕天子儀衛法駕縞素詣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望軍前遙辭二聖邦昌慟哭百官軍民其間有號絕不能起者太學生皆拜哭

金人兵下城 有南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為復要招安可將赦書來張急遣申彥臣以宣贊舍人賫手書往大略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當退守之意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金人前軍起行 大元帥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
 克大元帥府填陳康伯不赴闕黃潛善副元帥填汪伯
 彥遷起闕耿延禧樞密直學士董耘徽猷閣直學士高
 世則遙邵承宣使潛厚秘閣修撰楊淵王起之秦百祥
 直秘閣

金人送鄭太后家 靖康遺錄曰是日有番使送鄭太后
 家屬入城其番使至省說云二十七日粘罕請上皇相
 見上皇乘轎子至寨門下轎着紫道服戴道遙巾趨而
 入至幕粘罕出迎入帳中坐良久上皇起白粘罕云老
 夫得罪合當北遷但帝姬下嫁者敢乞留荷大惠也粘
 罕不答有頃鄭皇后自外至啓粘罕云臣妾得罪自合
 從上皇北遷但臣妾家屬不預朝事敢乞留下粘罕點
 頭許之至今日果送太后家屬入城番使又笑云太后

善言辭進退有法容止雅麗故元帥許其請
 粘罕遣交割京城 宣和錄曰邦昌以邵溥提舉修繕京

城四壁是日交割外城賊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
 上盡偽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合屋焚燹殆
 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
 墳塚無大小啓掘略遍都縣為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
 至是斛米二千斛麥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
 斤四千驢肉一斤二千五百魚亦如之醬一斤五百油
 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稱是細民賴官賣柴米稍能給然
 蔬菜絕少前此虜據城擷採而食尚餘枯枝劉彥宗遣
 人諭王時雍大軍起行且在河北駐軍如有事急飛騎
 來報便發兵來

張邦昌與二酋書求還孫傳張叔夜秦檜三人 書曰比

滙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亮而遣還已荷
隆私尚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之褒庶靖國
人以彰名教孫傳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
於軍中既知狗義於前朝必能悉力於今日恭惟上國
方擴宏圖以忠孝而勵羣臣以信誼而開鴻業宜蒙寬
貸使獲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號叩
馬究敷宣金人回書曰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謂馮澥
國之老成郭仲荀衆所推謹如外欲留之人下遣還之
令其已放歸者係禪贊時政或有未還者俱欲留闕仰
冀照知無煩理會 偽楚錄曰書皆邦昌親筆二首見
書大怒謂取三人者其欲復講前日之事耶於是面詰
再三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
動張懼不能答

金人與邦昌書減銀絹 書曰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
歲物銀絹五十萬足納錢壹百萬貫物以代燕地所出
今若依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彫弊特免錢一百
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足兩只議納三十萬足兩銀絹
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悰冀為亮察邦昌答書
曰重勤書誨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舊
俯念土地割裂之後方當人民雕瘵之餘曲賜軫憐務
從蠲減除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足兩
每年只議納三十萬足兩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
割所蒙指諭悉已遵奉其餘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
仰惟聰察深亮悃悰

二十九日己未張邦昌詣軍前餞別二首 邦昌服赭袍
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首及午而還連日之出

所過設香案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即至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輩也士庶旁觀者無不感愴 遺史曰邦昌自僭偽位屢至南薰門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執綠鞭法駕儀仗皆不備唯駕頭前導初出一兩次不舉駕頭以後漸舉駕頭聲亦漸高出南薰門見粘罕幹離不叙別至午刻而還

金人留僕射何栗樞密孫傳簽書張叔夜舉家北遷 何栗字文縝仙井監人天姿俊異善屬文政和五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名動一時除館職京畿提舉學事尚書主客外郎擢右史遷左史召試中書舍人王黼獨持國柄有爭進者譖之黼怒出栗守潼川未行太上皇帝擢為御史中丞第一章論士俗頗中時弊皆陳黼黨所為其論士俗章曰竊惟陛下昭至德建太平躬克舜之用心

急親賢之為務見一善改容而禮之取一長加意以成之或錄匹夫起下僚遂享好爵而都顯位可謂於卿士大夫無負矣其忠純慤直廉茂介潔之士進以其道取由其義誠不敢忘陛下厚恩而弄競附麗易沒亡恥之人常與正類並居傷化失俗或在於此比年以來苟合取容阿黨相比為私門之惠忘國家之恩貪進務得變詐百出託身之初腹心盡布謂之納忠被用之始先加約束謂之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而之他則謂之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己使至不測謂之擺蹤或輸誠死黨自明不欺則有損親戚之好而發其私書或託為耳目媒孽所憎則有伺記朋舊語言緣節增加而傳之短卷通姦利行貨財則有往來其間者營私家給子弟則有甘其役辱者為士大夫而失

節喪誼一至于此蓋其所為徇私之効速於奉公附下之利過於上事凡國家之治忽生民之利病若不相聞然一旦有緩急取用而寧負朝廷不負知己豈不上傷陰陽之和下隳萬事之緒哉臣聞百僚師師重華致治多士濟濟文王以寧蓋人臣和肅於下則人主尊安於上今以陛下之聖智誠明斷而早正之辨是非別邪正收罷權破朋淫以崇至化而救失俗則雖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進焉臣愚不知治道唯陛下留神則幸^甚黼蓋怒不閱月以坐蘇氏師黨曲學奏罷除待制宮祠靖康初復名為中丞改翰林學士拜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京畿守備稟建議四道總師重其權事得專達吏得廢置兵得誅賞財則得移用規畫甚善即詔行之屬已迫盛秋措手無及然大名睢陽皆能保守亦其効也是年

冬金虜再犯京城詔百官卿大夫共議狀于廷主和議與戰議論不一稟力主戰議旋遷門下侍郎夢武夫挾弓矢入門射中其僕會當拜相奏陳乞改太宰少宰仍舊為僕射翰林學士吳玠正仲當制建白僕射之名不經願循漢制改為左右丞相上深以為然中批以問稟稟欲實夢遂沮其說明日降制拜右僕射城陷和議兩詣虜營議和從駕幸青城粘罕以稟主戰議從二帝北狩張昌邦以書懇取不允天下恨之在虜營題絕句云念念通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少問詩於韓子蒼同在掖垣相與商確文章日進識者謂其才藻宜在兩禁恨柄用之大早况當變故之際也兄棠字文直弟榘字文庶皆好學能詩以才知名後秦檜自虜中來言稟死矣林泉野記曰何稟字文績仙井

監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一人有詩名靖康初為左丞
金人之入寇也或請和又來侵事冬盛兵河東復遣王
為來聘召粘罕犯關范宗尹請割三關以獻虜稟止嚴
守備以待之王為復至請割黃河為界唐恪欲許之稟
以為不可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俄而恪乞罷
乃拜稟尚書右僕射前一夕夢朝服而立一人彎弓射
中幞頭稟驚覺次日遂大拜然虜已逼城稟但堅守禦
而已虜使又來稟叱而留之促諸路兵入援了無至者
及城陷稟與張叔夜領兵欲復奪城竟不能上欲奪圍
出幸江南稟諫止曰京城近畿金人布滿車駕南行必
不能脫陛下出城賊必燒宗廟戮生靈上乃止虜召稟
至寨粘罕問曰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耶稟曰然粘
罕曰汝有何學術與我戰耶稟曰但為國為民耳粘罕

曰我欲縱兵洗汝城如何稟答曰縱兵洗城元帥一時
之威也愛民施德元帥萬世之恩粘罕大悟乃戢兵稟
北遷終不屈於虜秦檜自虜中還力稱其忠遙加觀文
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何稟初拜中丞王以寧上書
曰竊惟閣下以雄辭大筆取天下之豪傑以充烈疏亮
中立不倚自結當宁一人之知抗章請郡足未出關明
日禁中出片紙御宸翰留公為中執法天意特達豈徒
然哉殆欲聞天下之言也人主不得聞天下之言則天
下之事去矣一旦慨然而悟赫然而斷惕然有憂天下
之心則治亂安危成敗之機如反覆手此豈非天下之
慶乎閣下蓋亦正心誠意求天下之事以裨聖主之聰
明鳳鳴朝陽士類幸甚方今天下有甚可憂者五請為
閣下略言之盜賊充斥一可憂奸雄跋扈二可憂夏人

陸梁三可憂契丹復振四可憂金國旅拒五可憂河北山東之盜少者數百多者數千白晝橫行掠人婦女剽人貨產巡尉不敢抗縣鎮不能守滋蔓浸淫未見消除之漸使皆庸人野夫其志不過於避徭役獵衣食脫寒餓何足憂哉萬一其間有虓勇如項籍雄鷲如李密輩起而憑之則樂禍之徒雲集颺至此愚之所憂者一也郭藥師者遼東一小羗爾左右賣國見利斯動豈復知有名義者封崇之栽培之羽翼已成頭角已露燕民之心竭取而後已常勝之兵日增而不休爭養義兒陰蓄死士貪賴亡配之徒樂為之時腋其志不在范陽節度使大則為侯景安祿山小則為田承嗣為王武俊之所為吾之所以備豫未見其策此愚之所憂者二也起金肅軍西行直雲武者夏人保此葭爾之地猶能與上國

爭衡今浮梁以東勝州之沃壤金國取之以遺夏人此孫權借荊州以鬪曹氏之意也夏人得勝州其可遂已乎假已歲月食飽馬肥控弦南來其志欲得李克用之所據劉繼元之所巢而後滿閣下試圖將帥孰可以付此此愚之所憂者三也契丹雖失國種落不下十萬蹠跚乎松漠陰山之下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雲中之民王靈弗加歸漢之心似或中變使耶律延禧置膽於坐少洪天輔之風不忘其亡則雲中之衆填然躍而附之太康以一旅復舊物雖非所及而城濮之後司楚司馬尚在獨無憂哉此愚之所憂者四也以阿骨打之勃興吳乞買之保聚粘罕之机籌加以漢人如白公旦楊僕之流相與輔相之緩則邀我金幣貪婪無厭急則驚我邊圉戰守無人燕山歲計已不翅一契丹女真之錫予

復過一契丹餓虎之喙何時而足耶此愚之所憂者五也蓋亦知所以消憂之道乎清心省事一言而足矣蓋清心者省事則吾民之衣食足衣食足則盜賊消盜賊消則國勢強國勢強則姦雄息姦雄息則夷狄畏懷太平無象之福與天下共之豈不樂哉議者以為燕雲既歸中國遂可寢兵此腐儒之談爾吾知汲汲清心省事果斷而力行之則橫賦暴斂不足吾百姓下有吾之所以後徐起而計之平州之張覺勇而善守宣州之韓慶民沉毅而有謀雲中之蘇京媯歸三二大姓吾遣一介之使慰安其心使為前哨後角旁衝直擣之援燕山之民田可以為屯田燕山之丁壯可以為弓箭手常勝之兵可以分隸諸將郭藥師蕭然一降虜爾循理則拊之跋扈則誅之尚何憂哉夏人陸梁則當謹河東之疆圍契

丹復振則當懷雲中之舊民金國之勢目前初若強盛豈有連兵累年政在權貴再世而無事者加以漢人之無賴者非心悅而誠歸之豈無謏慝發於君臣父子之間遲以數年女貞復為數部落矣此五者初固甚可憂聖上今日赫然獨斷慨然力行則反手之間轉憂為樂此又係於閣下之一言爾閣下朱顏綠髮年未四十黑頭三公何慮不作宰相名義至重願自厚愛僕有數談有大於前所云者交淺言深今未可也願閣下無負聖主特達留公之意天下幸甚 孫傳字伯野兗州人元符三年登進士第靖康中累擢兵部尚書金人犯京師除簽書樞密院京城守禦使金人攻城兩月極力隨機以禦之及城陷民亂傳與張叔夜以兵來彈壓定之上往粘罕寨傳除京城留守及金人變議傳上書乞復立

上不許又乞立皇太子或燕越王又不許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傳詣南薰門拜泣請存趙氏粘罕取詣軍中迫令供狀立異姓屢欲誅之傳終不從請死而已乃領傳北去世稱其忠建炎初遙加觀殿學士終以不屈卒於金國年五十一靖康小雅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兩軍會於京師樞密鼎昌使出虜中公遂遷知院事方賊之急攻京師也公親當矢石閱月未嘗少休城既不守上將幸虜寨命公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公公用生縑為囊繫之肘間親加撫循迨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傳以保護東宮乘輿久不歸公屢具書極陳利病鑄論二首請大駕還宮不報二月六日吳玠莫儔自賊中携廢立書來中外震駭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仁聖可

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日賊大闢南薰門鐵騎極望闔門而陳且索太上皇皇后諸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無當之者太子出隨至軍前自是公之死生不得可以知也嗚呼求生逃死人之常情也靖康之末禍變如此同時大臣如唐恪曹輔王時雍呂好問吳玠莫儔徐秉哲邵溥謝克家孫覿汪藻胡文脩詹又李會李熙靖李擢之徒或失節求存或叛為賊用或乘勢為姦利或託疾病而不出或緘默坐視公獨視一死猶涕唾虜未嘗欲公出義不負上付託之重誓以死衛太子又欲見二酋復立趙氏亦可謂卓爾不群我宋忠純之臣也艱難以來所未之見可以垂範播美於無窮矣詩曰巍巍孫公忠烈俱偉受天大任淵渟山峙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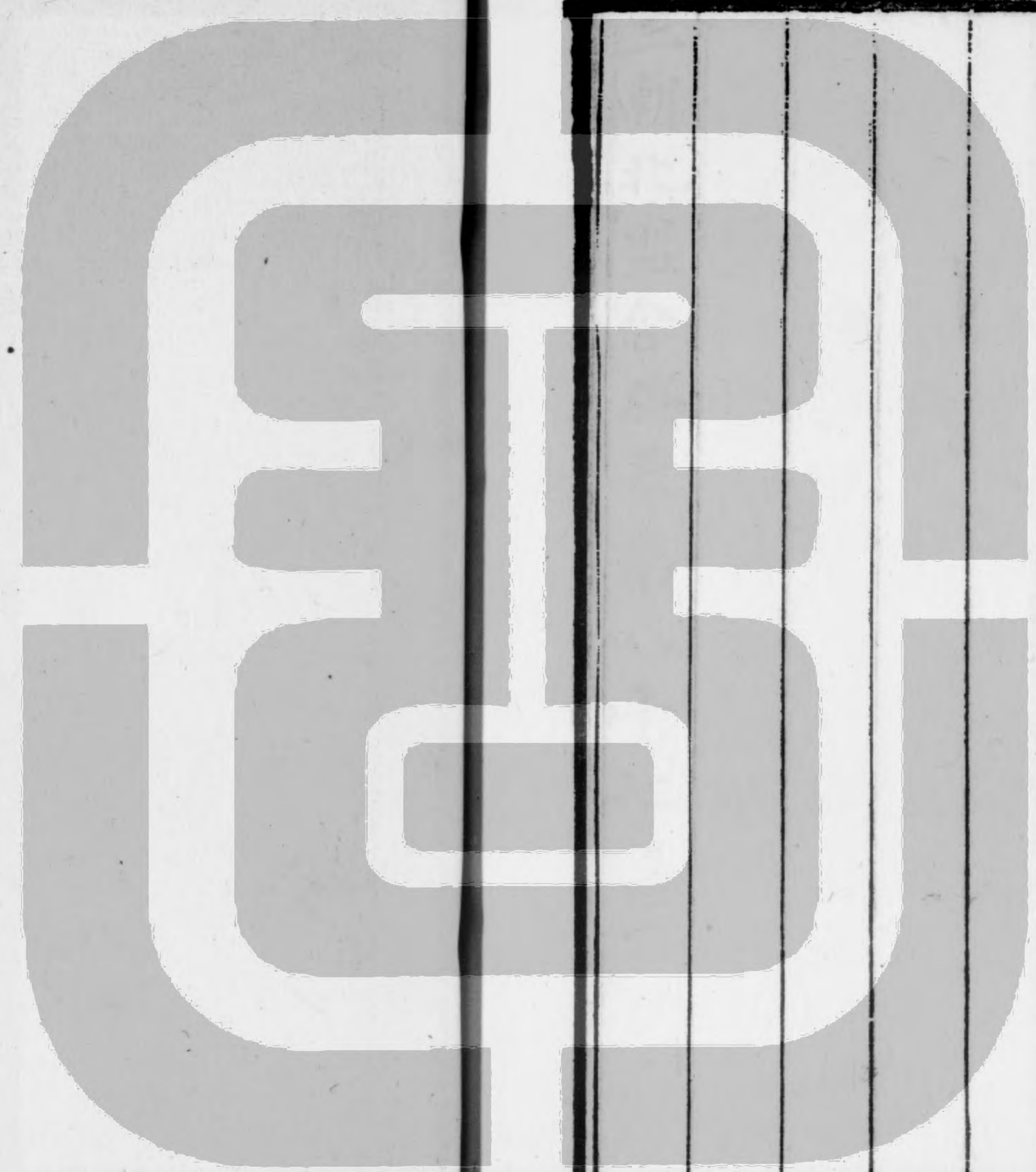
謨密宥帝所眷倚付以留鑰又託以子二首逆天甘赴
萬死國家德澤周及遠邇雅茲禍變孰奮而起公節不
渝獨負大美若神人然衆所仰止視偷生徒奄奄如鬼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七

三朝士旦會編

卷

藝志



程